佛经宝典系列十三

佛为阿难说人处讲记

智圆法师◉讲解

大唐三藏菩提流志◉奉诏译

免费结缘 非卖品

禁止用作任何商业用途

目录

◎佛为阿难说人处胎会…… 1

◎佛为阿难说人处胎会讲记…… 15

按集谛分了知淫欲入胎而明生死根…… 18

按苦谛分了知人身为八苦自性而起厌患之心…… 35

按道谛分了知无我我所而契解脱道要…… 89

约灭谛明示涅槃寂静以起欣求之心…… 94

佛为阿难说人处胎会

大唐三藏菩提流志 奉诏译

原文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阿难，于日晡时从禅定起，与五百比丘俱诣佛所，合掌恭敬，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尔时世尊，即告阿难及诸比丘，我有法要，初中后善，其义微妙，纯一无杂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，所谓入母胎藏修多罗法，应当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今为汝分别解说。阿难白佛言，唯然世尊，愿乐欲闻。

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，若有众生欲入胎时，因缘具足便得受身，若不具足则不受身。云何名为缘不具足？所谓父母起爱染心，中阴现前求受生处，然此父母赤白和合，或前或后而不俱时，复于身中各有诸患。若如是者则不入胎。其母胎藏或患风黄血气闭塞，或胎闭塞或肉增结，或有醎病或麦腹病或蚁腰病

或如驼口，或车辕曲木或如车轴，或车毂口，或如树叶，或曲绕旋转状如藤笋，或胎藏内犹如麦芒，或精血多泄不暂停住，或滞下流水，或胎藏路涩，或上尖下尖，或曲或浅或复穿漏，或高或下或复短小及诸杂病。若如是者，不得入胎。若父母尊贵有大福德，中阴卑贱；或中阴尊贵有大福德，父母卑贱；或俱福德，无相感业。若如是者亦不受胎。如是中阴欲受胎时，先起二种颠倒之心。云何为二？所谓父母和合之时，若是男者，于母生爱，于父生嗔，父流胤时谓是己有。若是女者，于父生爱，于母生嗔，母流胤时亦谓己有。若不起此嗔爱心者，则不受胎。

复次阿难，云何得入母胎？所谓父母起爱染心，月期调顺中阴现前，无有如上众多过患，业缘具足便得入胎。如是中阴欲入胎时，复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无有福德，二者有大福德。其无福者觉观心起，所见境界便作是念，我今值遇风寒阴雨，大众愦闹众威来逼，便生恐怖，我今应当入于草室及以叶室，或隐墙根，或入山泽丛林窟穴，复更生于种种诸想。随其所见便入母胎。大福德者亦生是念，我今值遇风寒阴雨，大众愦闹众威来逼，亦生恐怖，即上高楼，或登大阁，或入殿堂及以床座，亦生诸余种种之想。随其所见便入母胎。佛告阿难，如是中阴，初受胎时名歌罗逻，皆依父母不净及过去业而得受身。如是之业及以父母，诸缘之中各不自生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身。譬如以器盛酪及人绳等即便出酥，诸缘之中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酥乃得生。歌罗逻身亦复如是，因缘力故便得受胎。

复次阿难，譬如依止青草牛粪及以枣酪而各生虫。一一之中虫不可得，因缘力故虫乃得生。此虫生时，青黄赤白，各随所依而作其色。是故当知，父母不净而生此身，诸缘中求皆不可得，亦不离缘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胎。此身生时，与其父母四大种性亦无差别。所谓地为坚性，水为湿性，火为热性，风为动性。歌罗逻身，若唯地界无水界者，譬如有人握干麨灰，终不和合。若唯水界无地界者，譬如油水其性润湿，无有坚实即便流散。若唯地水无火界者，譬如夏月阴处肉团，无日光照则便烂坏。唯地水火无风界者，则不增长，譬如有人及其弟子能善吹糖，诸有所作而令其内悉使空虚，若无风力终不成就。如是四大，互相依持而得建立。是故当知歌罗逻身，因于父母四大业风，而得生者亦复如是，众缘之中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身。

复次阿难，譬如新净种子，善能藏积不为虫食，无有烂坏干焦穿穴，或复有人选择良田润沃之处，下此种子，令一日中牙茎枝叶，扶疏荫映花果滋茂皆具足不？不也世尊。佛告阿难，歌罗逻身亦复如是，皆从因缘次第生长，不得一时诸根具足。是故当知，虽从父母而有此身，诸缘中求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而便受生。

复次阿难，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，以干牛粪而悬其上，去珠不远火便出生。不即牛粪及以日光各能生火，亦不相离，因缘力故火便出生。从于父母所生之身亦复如是。歌罗逻身名之为色，受想行识说之为名。名色五阴刹那受身已经

诸苦，我不赞叹，况复长时轮回诸有。譬如少粪犹尚臭秽，何况于多。如是五阴歌罗逻身，谁当爱乐！

复次阿难，如是之身处在母胎，凡经三十八七日已，方乃出生。

第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名歌罗逻，身相初现犹如生酪。七日之中，内热煎煮，四大渐成。

第二七日处母胎时，所感业风名为遍满。其风微细，吹母左胁及以右胁，令歌罗逻身相渐现，状如稠酪，或似凝酥。内热煎煮，便即转为安浮陀身。如是四大，渐渐成就。

第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藏口。由此风力令渐凝结，其安浮陀转为闭手，状如药杵而复短小。于其胎中内热煎煮，如是四大，渐渐增长。

第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摄取。由此风力能令闭手转为伽那，状如温石。内热煎煮，四大渐增。

第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摄持。由此风力，能令伽那转为般罗奢佉。诸疱开剖，两髀两肩及其身首而便出现。如春阳月天降时雨，树木枝条而便出生。因业风力，诸疱现时，亦复如是。

第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之为饭。由此风力，四相出现。云何为四？所谓两膝两肘，名为四相。

第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旋转。由此风力，四相出现，所谓手足掌缦之相，其相柔软犹如聚沫。

第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翻转。由此风力，二十

相现，所谓手足二十指相而便出生。如天降雨，树木枝条渐得增长。业风力故诸相现前，亦复如是。

第九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分散。由此风力现九种相。云何为九？所谓眼耳鼻口大小便处，名为九相。

第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坚硬，由此风力即便坚实。复有一风名为普门，吹其胎身悉令胀满，犹如浮囊。

十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金刚。由此风力在于胎中，或上或下，令其身孔皆得通彻。又以风力使怀胎者或复悲喜，行住坐卧，其性改常，运动手足，令胎身孔渐渐增长。于其口中而出黑血，复于鼻中出秽恶水。此风回转于诸根已，而便息灭。

十二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曲口。由此风力，左右胁间生大小肠，犹如藕丝及紧纺线置在于地，十八周转依身而住。复有一风名为穿发，由此风故，三百二十支节及百一穴生在身中。

十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作饥渴。由此风力，胎身虚羸生饥渴想。其母饮食所有滋味，于身穴中及以脐轮资持润益。

尔时世尊以偈颂曰：

其子处母胎，已经十三七，
身即觉虚羸，便生饥渴想。
母所有饮食，滋益于胎中，
由此身命存，渐渐而增长。

十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线口。由此风力生九百筋，于身前后及以左右而交络之。

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莲花。由此风力生二十脉，饮食滋味流入此脉润益其身。何者二十？于身前后及以左右各有五脉，此一一脉皆有四十枝派小脉，如是等脉各各复有一百枝派。身前二万名曰商佉（此云蠃），身后二万名之为力，身左二万名为安定，身右二万名为具势。如是八万大小支脉生于此身。其脉复有种种之色，所谓青黄赤白酥酪油色。是八万脉一脉一根，于其根上生于一孔，或复二孔乃至七孔，一一皆与毛孔相连。犹如藕根，生诸孔穴。

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甘露。由此风力，令此眼耳鼻口胸臆心藏四边九孔之处，悉令开发，出入气息上下通彻，无有障碍。若有饮食滋润其身，有停积处，复能销化从下流出。譬如窑师及其弟子能善调泥，安布轮绳下上回转，所造器物而得成就。此亦如是，皆由风力及善恶业，令眼耳等渐渐具足。

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牦牛面。由此风力令其两眼而得光洁，耳鼻诸根渐渐成就。譬如有镜尘翳所覆，或取塼末及以油灰磨拭令净。是故当知，以业风力吹其眼等使得明净，亦复如是。

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大坚强。由此风力，令其诸根，渐渐成就而复明净。犹如日月云雾覆蔽，猛风卒起，吹令四散，而此日月忽然大明。以是业风吹其诸根，转更明净亦

复如是。

十九七日处母胎时，由前风力，眼耳鼻舌四根成就。初入胎时已具三根，一者身根，二者命根，三者意根。如是诸根，悉已具足。

二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坚固。由此风力能于身中生种种骨，于左脚中生二十骨，复于右脚亦生二十，足跟四骨，膊有二骨，膝有二骨，髀有二骨，腰胯三骨，脊十八骨，肋二十四，胸十三骨，左右二手各二十骨，臂有四骨，肩有二骨，颌有二骨，髑髅四骨，及齿根等有三十二。譬如塑师及其弟子，先以坚木后以绳缠造诸形状，虽未有泥，如是之时名为骨相。以业风力生诸骨时，亦复如是。是故当知于七日中，除其小骨，大骨生者数有二百。

二十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生起。由此风力，能令其子生于身肉。譬如泥师及其弟子，能善调泥泥诸墙壁。此由业风能生身肉，亦复如是。

二十二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浮流。由此风力能生身血。

二十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净持。由此风力能生身皮。

二十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持云。由此风力令其皮肤皆得调匀，光色润泽。

二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持城。由此风力令其子身血肉增长，渐渐滋润。

二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生成。由此风力便即能生发毛爪甲，一一皆与诸脉相连。

二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曲药。由此风力，令其身相渐得成就。或于先世造诸恶业，于诸资具悭贪吝惜不肯惠施，或复不受父母师长教诲，由是业故而得种种不如意身。若以长大肥白柔软之身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短小瘦黑坚硬之身。若以短小瘦黑坚硬之身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长大肥白柔软之身。若于其身支分之中，高下多少疏密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无有高下疏密不具足身。或复受得聋盲喑哑手足挛躄诸根不具，所有音声人不喜闻，其身丑陋犹如饿鬼。以恶业故而受种种不如意身。父母亲属尚不喜见，况复余人。若于前世造十善业，好行惠施，无有悭贪谄诳之心，父母师长所有言教即皆信受。以是因缘若得为人，则不受于如上诸恶业身，而便获得种种殊妙之身。颜容端正，诸相具足，所有言音而为众人之所爱乐。是故当知由善业故，便得如是胜妙果报。阿难，如是之身，若是男者，蹲居母腹右胁而坐，两手掩面向脊而住。若是女者，蹲居左胁，两手掩面背脊而住。生藏之下熟藏之上，内热煎煮，五处系缚如在革囊。其母多食，或复少食，甘食涩食，干食腻食，辛醎苦醋冷热之食，或复淫欲，急行跳踯，久卧久坐，皆受苦恼。是故当知处母胎时，有如是等众苦逼迫，我今略说。人中尚尔，何况地狱，难可为喻。谁有智者于生死海当乐此身。

二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生于八种颠倒之想。何等为八？一乘骑想，二楼阁想，三床榻想，四泉流想，五池沼想，六者河

想，七者园想，八者苑想。是故名为八种之想。

二十九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花条。由此风力，令此胎身光色润泽，诸相分明。皆由过去所造诸业差别不同，随其形类有种种色，或作白色，或复黑色，或不白不黑色，或作青色，或干枯色，或润泽色。如是色相而得成就。

三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铁口。由此风力，发毛爪甲皆得增长，亦复能现白黑诸光。从业缘起，而生此相。

三十一七日，乃至三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身相长大，渐渐增广，人相具足。

三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生厌离心，不以为乐。

三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便起五种不颠倒想。何者为五？一不净想，二臭秽想，三囹圄想，四黑闇想，五厌恶想。其子处胎，生如是等厌离之心。

三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拘缘。由此风力，即便回转。复有一风名为趣下，能令其身头向于下，长伸两臂渐欲出生。然其此子或于前世，曾经积集堕落之业，令其此身手脚纵横不能转侧，恶业缘故于母腹中而便舍命。母于此时受大苦恼，或复命终。若于前世修诸善业，作长寿因，临欲生时母子安隐，无有如上恶业诸苦。

过于三十八七日已，欲出胎时受种种苦方乃得生。是故当知，受此身者实为大苦。

初出胎时，若男若女，适生堕地，或以手捧，或衣承接，或在床席，或在屋中，或复地上，或迥露处，或在日中，或冬

夏时冷热风触，此身初生受大苦恼。如生剥牛触于墙壁，或复露地，随在之处为虫所食，亦如有人而为蚊虻诸虫唼食，复加杖捶而鞭挞之。初出胎时，以暖水洗触其身时，所受之苦亦复如是。儿既生已渐渐增长，母身所出杂血之乳而养育之。我于诸余经中，先已广说。是故当知，此身皆是不净众苦之所成就。谁有智者于生死中，而当爱乐如是之身。

复次阿难，初出胎时经于七日，八万户虫从身而生，纵横食啖。有二户虫名为舐发，依发食发。有二户虫依眼食眼。有四户虫，一名鞬乘，二名有腭，三名发病，四名圆满，依头食头。有一户虫，名黑稻叶，依耳食耳。有一户虫，名为藏口，依鼻食鼻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遥掷，二名遍掷，依唇唼唇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针口，依舌食舌。有一户虫，名为利口，依于舌根而食舌根。有一户虫，名为手圆，依腭食腭。有二户虫，一名手网，二名半屈，依止手掌，食于手掌。有二户虫，一名远臂，二名近臂，依臂食臂。有二户虫，一者名铁，二名近铁，依止咽喉，食于咽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金刚，二名大金刚，依心食心。有二户虫，一者名羸，二名羸口，依肉食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具色，二名具称，依血唼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勇健，二名香口，依筋食筋。有二户虫，一名不高，二名下口，依止脊骨，食于脊骨。有一户虫，名曰脂色，依脂食脂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黄色，依胆食胆。有一户虫，名曰真珠，依肺食肺。有一户虫，名之为荻，依脾食脾。有五百户虫，一百户虫名之为月，一百户虫名为月口，一百户虫名为辉耀，一百户虫名为辉面，一百

户虫名为广大，依止左边而食左边。复有五百户虫亦如是名，依止右边而食右边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少穿，二名大穿，三名骨穿，四名骨面，依骨食骨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大白，二名小白，三名吸力，四名虎道，依脉食脉。有四户虫，一名意乐，二名师子力，三名兔腹，四名耽欲，依止生藏而食生藏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勇猛，二名勇猛主，依止熟藏，食于熟藏。有四户虫，一名盐口，二名网口，三名蕴口，四名鸟口，依小便处食小便处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应作，二名大作，三名碎末，四名臆皱，依大便处食大便处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黑面，二名可畏面，依髀食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疾癞，二名小癞，依膝食膝。有一户虫名为愚根，依膊食膊。有一户虫名为黑头，依脚食脚。阿难，我今为汝略说。八万户虫，依止此身昼夜食啖，亦复能令气力虚羸，颜容憔悴，种种病苦皆集此身，复令其心忧悲热恼。虽有良医亦生迷惑，不知何药能治此病。谁有智者于生死海，而当爱乐如是之身。

复次阿难，从初生时乃至长大，衣食资养成立此身。然其寿命或经百年，或复短促。于百年中有三百时，谓春夏冬。春为热际，夏为雨际，冬为寒际。此三时中各有四月，一年之中有十二月。于百年中千二百月，黑月白月二千四百，凡经昼夜三万六千。一日再食，七万二千，或有不食亦在其数，所谓或病或醉，或时断食，或复嗔恨睡眠调戏诸余事务及饮母乳，以此因缘名为不食。如是之身，虽寿百年必归磨灭，谁有智者于生死海而当爱乐。复次阿难，受于此身有二种苦。云何为二？

一者众病集身，名为内苦。二者人与非人之所逼恼，名为外苦。何者名为众病集身？所谓眼耳鼻舌咽喉牙齿胸腹手足有诸病生。或复风痫涕唾，癫狂干消，上气肺逆，小便淋沥，疥癞痈疽，痃癖痔瘘，恶疮脓血，煎寒壮热，种种诸病，皆集此身。复有百一心黄之病，百一风病，百一痰病，风黄痰等和合共起，复有百一。如是四百四病逼切其身，名为内苦。复有外苦加害此身，所谓或在牢狱，挝打楚挞，杻械枷锁系缚诸苦，或劓耳鼻，及刖手足，斫截其头，不为诸天之所守护，即令非人诸恶鬼神夜叉罗刹而得其便，复为蚊虻蜂等毒虫之所唼食，寒热饥渴风雨并至，种种苦恼逼切其身。人中尚尔，况恶道苦，难可具说。是故当知，皆由过去诸不善业受如是报。若为刀杖之所加害，而造城壁及诸墙堑防卫其身，为恶风雨蚊虻蜂螫而求屋舍，为四百四病内苦外苦，而求饮食卧具医药田园，室宅金银七宝奴婢，车乘资生之具供给所须。不称其心，便生苦恼。设获珍财悭贪吝惜，常加守护，或时散失复生大苦。阿难，此五阴身一一威仪，行住坐卧无不皆苦。若长时行不暂休息是名为苦，住及坐卧各各长时亦复皆苦。若长时行而得暂住，便生乐想，其实非乐。若长时住而得暂坐，若长时坐而得暂卧，妄生乐想，实无有乐。是故当知，此五阴身皆名为苦。若复有人，或为自利，或为利他，若自他俱利，应当厌患如是诸苦，出家修学，则于涅槃解脱之法为不唐捐。若复有人，或以衣服卧具医药资生之具供养彼者，获大果报，威德名闻。

佛告阿难，于意云何，色是常耶？是无常耶？阿难白佛言，

世尊，色是无常。佛言，若无常者，为是苦耶？为非苦耶？阿难答言，色即是苦。佛言，若无常苦，是败坏法，若有多闻诸圣弟子，闻是说已，执于此身如是之色，即是于我及我所不？不也世尊，色中无我亦无我所。复次阿难，于意云何，受想行识为是常耶？是无常耶？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皆是无常。佛言，若无常者，为是苦耶？为非苦耶？阿难答言，如是四阴即名为苦。佛言，若无常苦，是败坏法，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，执于此身如是四阴，即是于我及我所不？不也世尊，此四阴者实无有我及以我所。复次阿难，如是我者不在过去现在未来，若内若外若粗若细，若胜若劣，若近若远。彼一切法，悉亦非我及以我所。阿难当知，以如实智而观察之，诸法无我。若有多闻诸圣弟子作是观已，便生厌离而得解脱，究竟涅槃。如是修学证此法时，生分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阿难，远尘离垢得法眼净，五百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。

时诸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

佛为阿难说人处胎会讲记

大唐三藏菩提流志 奉诏译
智圆法师　讲解

将释经文，大分为三：

一、序分；

二、正宗分；

三、流通分。

一、序分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尊者阿难，于日晡时从禅定起，与五百比丘俱诣佛所，合掌恭敬，顶礼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如是我闻，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当中。尊者阿难在日晡时从禅定中出来，和五百比丘一起来到佛面前，顶礼佛足，退立一面。

尔时世尊，即告阿难及诸比丘，我有法要，初中后善，其义微妙，纯一无杂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，所谓入母胎藏修多罗法，应当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今为汝分别解说。

当时，佛告诉阿难和诸位比丘：“我有上好的法要《处胎经》，你们要谛听，好好地思维忆念，我来为你们分别解说。”

“初中后善，其义微妙，纯一无杂，具足清白梵行之相”，这一句显明了本部经的功德。

初善，指最初听闻而确认生是苦，生的根本是爱，生的息灭之道是无我，生的灭尽是寂静涅槃，由此发生信解。其次，以思慧印持法义，决定解了能得究竟安乐的正道，由此发生殊胜欢喜，即是中善。最终，依教修行而产生无我智慧，彻底远离三有，即是后善。

“其义微妙”，指本经无倒宣说了四谛。其中，苦集二谛为流转缘起，道灭二谛为还灭缘起，对于四谛的所知义，本经具足能断除无明的微妙法义，故称“义妙”。比较而言，不同于世间所说常乐我净等的颠倒邪论，也不同于宣说各种无意义知识的立论，本经能够断除业果愚和无我真实义愚，

因此是“义妙”。

“纯一无杂”，指本经宣说息灭生死的出世法要，包括细无常、三苦、无我等，丝毫不杂外道邪论之法，纯为不共佛教之法。如《论议正理释论》云：“对治一切烦恼敌，救护众生离恶趣，具救治德故为论，他教无有此二者”。

“梵行”，指得证涅槃的道行，“梵”是涅槃义，“行”为正道义。“清白”，指一切惑业苦的杂染法都净除无余。“具足”，指不仅仅对治少分的欲界烦恼和少分的恶趣之苦，而是无余对治三界一切烦恼和一切诸苦。由于本经具足了能到达涅槃彼岸的法，因此称为“具足梵行之相”。

“修多罗”是梵语，翻为契经，指这部佛的善说是契理、契机的圣教。不仅契合四谛妙理，指示了流转、还灭两重缘起，而且契合一切在生死中希求解脱的欲乐，又契合人道之机——特别指示了集谛（淫欲为生死根本）、苦谛（人生八苦）等，因此称为“修多罗法”。

对于如此殊胜的法要，为能在缘起上相应，佛陀教示说“应当谛听，善思念之”。具体来说，是耳根听闻说法者的音声，心中不起邪执和贪嗔等有过失的等起；之后一心专注音声，并且真实、清净地受取；为防止法义丢失，还要善加思维、忆念，受持在心，使之成为修心的根本。由此，将转变我们对于生死的看法，从过去还存在幻想希求，转为完全厌患；从过去一直滋生生死的根本，转变为逐渐断除生死根本；从过去一直缘自我而转，转为安住无我中；从过去追求

生死法，转变为息灭追逐、一无所求。这些都是由于受持本部四谛法要以后，心能完全入于解脱道所致；要想心入法道，则须以“应当谛听，善思念之”作为缘起。而且，具足了这一缘起条件，佛也说到“我今为汝分别解说”，反之，就得不到利益，甚至滋生过患。因此，这是缘起最初的要点。

阿难白佛言，唯然世尊，愿乐欲闻。

阿难启白佛说：“唯然世尊，我们欢喜听闻。”

此处，阿难愿奉佛旨，以“唯然”来表示。由于佛陀将宣说缘起的真相，阿难领知佛意，深深地明白：我是生死病人，需要依止良医般的导师来受取法药，应当一心殷重地谛听，不起邪执。一句一句受持在心以后，还要服用法药而不是继续著在戏论上，由此，将解除生死的大病，因此说“愿乐欲闻”——如同病人欣求大医王的良药般，当然非常乐意。

二、正宗分分二：

（一）明示解脱道四谛法要；

（二）明示法众所得利益。

（一）明示解脱道四谛法要分四：

1、按集谛分了知淫欲入胎而明生死根本；

2、按苦谛分了知人生为八苦自性而起厌患之心；

3、按道谛分了知无我我所而契解脱道要；

4、按灭谛分了知涅槃寂静而起欣求之心。

1、按集谛分了知淫欲入胎而明生死根本分二：

（1）略示；

（2）广明。

今初

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，若有众生欲入胎时，因缘具足便得受身，若不具足则不受身。

当时佛说："如果有众生要入胎时，因缘具足就能受身，不具足就不受身"。这一道理将在以下仔细开解。

（2）广明分二：

1）了知缘不合则不受身；

2）了知缘合则受身。

初又分二：

①略示；

②广明。

今初

云何名为缘不具足？所谓父母起爱染心，中阴现前求受生处，然此父母赤白和合，或前或后而不俱时，复于身中各有诸患。若如是者则不入胎。

怎么叫“缘不具足”呢？当父母生起爱染心时，中阴现前求受生之处，然而父母的白和红（即精和血），一者在前一者在后，而没有合会，或者父母体内各有疾病，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就不能入胎。

“不俱时”是指父出精时母不出精，母出精时父不出精，或者都不出精的情况。

②广明

其母胎藏或患风黄血气闭塞，或胎闭塞或肉增结，或有醎病或麦腹病或蚁腰病或如驼口，或车辕曲木或如车轴，或车毂口，或如树叶，或曲绕旋转状如藤笋，或胎藏内犹如麦芒，或精血多泄不暂停住，或滞下流水，或胎藏路涩，或上尖下尖，或曲或浅或复穿漏，或高或下或复短小及诸杂病。若如是者，不得入胎。

具体地说，母亲在生理上出现病障，比如胎藏患有风黄

血气闭塞，或者胎闭塞，或者肉增结，或者胎藏有醎病、麦腹病、蚁腰病。或者胎的形状上像骆驼口，或者像车辕的曲木，或者像车轴，或者像车毂口，或者像树叶，或者形状弯曲环绕旋转如同藤笋，或者胎藏内如同麦芒。或者精血泄多而不能停住，或者痢疾流水，或者胎藏之路不通而涩，或者胎藏的形状上尖或下尖，或者弯曲或者太浅，或者穿漏，或者高或者低，或者短小，或者其他杂病。诸如此类，因缘没有合会时，识就不能入胎。

若父母尊贵有大福德，中阴卑贱；或中阴尊贵有大福德，父母卑贱；或俱福德，无相感业。若如是者亦不受胎。

或者就福德不相应来说，如果父母福大，中阴福小，互不匹配；或者中阴福大，父母福小；或者都有福德，然而没有互相感应的业，这些也都不会受胎。总而言之，都是有业缘或者在缘起上相应、相合，中阴才能入胎。

可见，缘起法则丝毫不爽，世上没有什么不公正、不合理，都是天理在反应、在安排。法界在随缘起用的时候，丝毫都不会出现差错、出现紊乱。

如是中阴欲受胎时，先起二种颠倒之心。云何为二？所谓父母和合之时，若是男者，于母生爱，于父生嗔，父流胤时谓是己有。若是女者，于父生爱，于母生嗔，母流胤时亦谓己有。

若不起此嗔爱心者，则不受胎。

再者，中阴将入胎时，先起两种颠倒之心。哪两种呢？父母和合的时候，如果是男，就会对母亲生爱，对父亲生嗔，把父亲流的精认成是自己的；如果是女，就对父亲生爱，对母亲生嗔，把母亲流的精认成是自己的。如果不起这种嗔爱之心，也不会入胎。

2）了知缘合则受身

复次阿难，云何得入母胎？所谓父母起爱染心，月期调顺中阴现前，无有如上众多过患，业缘具足便得入胎。

怎样入胎呢？父母生起了爱染心，月期调顺，这时中阴现前，而且没有上述众多过患，加上业缘具足就能入胎。

“月期调顺”，指月期时至，纳胎的时候到了。如果女人身体没有威势，备受辛苦，相貌丑陋，没有充足的饮食，虽然月期来至，也会很快止息，就像干地撒水很快干涸。又有女人身体有威势，常受安乐，相貌端正，得到上好的饮食，月期不会很快停止，犹如湿润的地上撒水很难干涸。诸如此类，情形相应、月期调顺才有纳胎的因缘。

分三：

①了知受身二类差别；
②了知由三缘和合而受身；
③教诫应厌患受身。

今初

如是中阴欲入胎时，复有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无有福德，二者有大福德。其无福者觉观心起，所见境界便作是念，我今值遇风寒阴雨，大众愦闹众威来逼，便生恐怖，我今应当入于草室及以叶室，或隐墙根，或入山泽丛林窟穴，复更生于种种诸想。随其所见便入母胎。

中阴入胎时有两种情况：一是无福；二是大福。无福的情况是，当时寻和伺的心所生起，面对所见的境界就想到：唉呀！现在遇到了风寒阴雨，风大啊！冷啊！下雨啊！那边大众在愦闹，有各种威势逼来。于是，害怕会受伤等而生起恐怖心（因为中阴的境界的确会很吓人，比如声音像雷响一样，以及强烈的电光刺激等），心想：我该躲到什么地方去？我要进入草屋里去、叶屋里去，或者藏到墙根底下，或者逃入山泽、丛林、洞穴里，又生起种种其他的想。随其所见进入草屋，或钻到洞内，自己同时也就入于母胎。总而言之，这些想都是想往下方、往小的地方躲，其实就是小福德、无福德的表现。大福德者恰恰相反，会是想往上方高升。也就

是说，入胎受身跟自己的心态关系密切。

大福德者亦生是念，我今值遇风寒阴雨，大众愦闹众威来逼，亦生恐怖，即上高楼，或登大阁，或入殿堂及以床座，亦生诸余种种之想。随其所见便入母胎。

大福德者在中阴期间也出现这些境相，并想到：我遇到了风雨、寒冷，大众愦闹，众威来逼。他也有恐怖，但心态是向上行，所以他就登上高楼、登入大楼阁里、进入大殿堂中，或者坐到床座上等等，也会生起此外种种附属的想法。和前者相比，一个想往上一个想往下，一个想往大处一个想往小处，一个想往阳处一个想往阴处，有此等差别。随着他的所见也会入于母胎。

如是入胎过程大致可分三段：一、起觉观而作种种想；二、起入舍宅想；三、随念而入母胎。

起觉观而作种种想：随着过去世所造的业，此时生起妄想邪解，生起寒冷想、大风大雨想、云雾想、闻大众愦闹声想。

起入舍宅想：在受到逼迫恐怖的时候会发生寻求舍宅想，这时无福德者生起“我要入草屋”等，有福德者生起“我要升高楼”等。

三、随念而入母胎：寻求舍宅的念头一旦生起就进入母胎中。

②了知由三缘和合而受身

佛告阿难，如是中阴，初受胎时名歌罗逻，皆依父母不净及过去业而得受身。如是之业及以父母，诸缘之中各不自生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身。

佛说：中阴最初入胎时叫做羯罗蓝（即名色），全依父母不净种子和过去的宿业而受身。此羯罗蓝是从三缘和合中生，而自身的业、父精、母血这三缘各不自生，即单单从父精中不生，从母血中不生，从自业中不生。

譬如以器盛酪及人绳等即便出酥，诸缘之中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酥乃得生。歌罗逻身亦复如是，因缘力故便得受胎。

譬如，用容器盛着酪以及有人和绳子等，几种缘和合就会出现酥油。单单从人当中不出酥油，从绳子当中不出酥油，从酪当中也不出酥油，因缘和合力的缘故才出酥油。歌罗逻身也是如此，因缘和合力的缘故就受身胎中。

复次阿难，譬如依止青草牛粪及以枣酪而各生虫。一一之中虫不可得，因缘力故虫乃得生。此虫生时，青黄赤白，各随所依而作其色。

好比依于青草、牛粪、枣子、奶酪而生虫子，每一个缘中也是得不到虫子，由因缘和合力的缘故虫子才生。而且虫生之时，分别是青色的、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白色的，各自随着所依而成为彼种颜色。

生虫是有业识投入，如果是依于青草而生，身体色分就有青草的因缘，所以它的身体现为青色。其它依牛粪生的虫是黄色，依枣子生的虫是红色，依酪生的虫是白色，都会随着所依来决定它的果色。以此比喻有情身体的特点。

是故当知，父母不净而生此身，诸缘中求皆不可得，亦不离缘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胎。此身生时，与其父母四大种性亦无差别。所谓地为坚性，水为湿性，火为热性，风为动性。

犹如虫子依青草而成青色等，业识依父母的精和血，就形成跟父母身分相关的身体状况，或者说有他们一分因缘的力量。此世身体单从父精或母血中求，自然是求不到的，单从业识中也求不到，然而也并不离开各种缘，一旦因缘和合就能受身胎中。之后，身体出生时跟父母地水火风四大的种性也没有差别，毕竟是从这些缘中出生。所谓地是坚性，水是湿性，火是热性，风是动性，我们的身体就从此四大的体性中出现，是以四大和合而成。

歌罗逻身，若唯地界无水界者，譬如有人握干麨灰，终不

和合。若唯水界无地界者，譬如油水其性润湿，无有坚实即便流散。若唯地水无火界者，譬如夏月阴处肉团，无日光照则便烂坏。唯地水火无风界者，则不增长，譬如有人及其弟子能善吹糖，诸有所作而令其内悉使空虚，若无风力终不成就。如是四大，互相依持而得建立。是故当知歌罗逻身，因于父母四大业风，而得生者亦复如是，众缘之中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而便受身。

不仅如此，地水火风四大只有互相依持，才能够持住；如果不互相依持，就不能和合为体。

也就是说，歌罗逻身如果只有地界没有水界，就好比有人握着一把干灰，终究不会和合，或者说持不住。如果只有水界没有地界，像是油和水，性质润湿，无有坚实而容易流散。如果只有地和水，没有火界，就像炎热的夏季中放在阴处的肉团，没有日光照射就很快烂坏，可见，也不能没有火的力量来摄持。只有地水火三界而没风界，也不会增长，就像有人和他的徒弟善于吹糖，想做成任何形状都要用气去吹，使其内部空虚，然后才能形成鸟糖、马糖等等；如果没有风力终究不会成就，它不会出现各种形相，而有风的力量才能运行、长大（总而言之，四大和合成一体，中间缺少任何一者都不可，必须四者混合。如果没水，当然无法凝聚，没有地会流散，没有火会烂坏，没有风不能增长）。四大彼此要互相依持才能建立。

所以应当知道，歌罗逻身因于父母四大业风而能生长也是这一道理。在每个缘中都找不到，比如说在父精、母血，或者单单在地界、在水界、在火界、在风界都不可能找到，它是由因缘和合力而得受身。

复次阿难，譬如新净种子，善能藏积不为虫食，无有烂坏干焦穿穴，或复有人选择良田润沃之处，下此种子，令一日中牙茎枝叶，扶疏荫映花果滋茂皆具足不？

又问阿难：好比一颗新种子，贮藏完好，没有被虫子咬，没有烂坏，没有干焦，没有穿洞，有人选择一处湿润肥沃的良田种下这颗种子，让它在一天当中长出全部的芽茎枝叶，而且枝叶扶疏，还有大片的树荫掩映，花果滋繁茂盛，这些都完成可以吗？

不也世尊。佛告阿难，歌罗逻身亦复如是，皆从因缘次第生长，不得一时诸根具足。是故当知，虽从父母而有此身，诸缘中求皆不可得，和合力故而便受生。

阿难回答：不可以，世尊。佛告诉阿难：同样，羯罗蓝要长成身体，也是随着因缘一步步次第生长，不可能在一时之间诸根具足。因此，要知道虽然从父母得受此身，但在诸缘中一一寻求都不可得，唯是由因缘和合力而得受生，之后

也是逐渐长成。

复次阿难，譬如明眼之人持日光珠置于日中，以干牛粪而悬其上，去珠不远火便出生。不即牛粪及以日光各能生火，亦不相离，因缘力故火便出生。从于父母所生之身亦复如是。歌罗逻身名之为色，受想行识说之为名。

又比如有个明眼人拿着日光珠放在日光当中，用干牛粪悬在上面，离珠子不远，因缘和合火就出现了。这不是单以牛粪也不是单以日光就能生火，也不是离开牛粪和日光还能生火，而是牛粪、日光、日光珠三缘和合而生火。从父母所生之身也是同样，业识、父精、母血三缘和合的力量能出生身体。此歌罗逻身就叫做色，受想行识叫做名，色和名两者加起来即所谓“名色”。

③教诫应厌患受身

名色五阴刹那受身已经诸苦，我不赞叹，况复长时轮回诸有。譬如少粪犹尚臭秽，何况于多。如是五阴歌罗逻身，谁当爱乐！

要知道，名色五蕴刹那间受生成一个身体，因缘一旦和合就当下形成，并经历诸苦，我不赞叹，一刹那受身的时候

就已经是苦，何况这连续起来的无数刹那呢？必定是苦到不得了。譬如，少许粪便尚且臭秽，何况大量粪便呢？这个五阴歌罗逻身谁会喜欢呢！

总结

有关集谛之根为爱，还需通过《圆觉经》中世尊的开示来认识。

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际，由有种种恩爱贪欲，故有轮回，若诸世界一切种性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。当知轮回，爱为根本。

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，由于有种种恩爱贪欲，所以就有轮回。这世界上的一切种类根性，诸如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的所有生命，都是因为淫欲而出现了轮回的性命，也就是淫欲为根，之后就有以此缘起力所出现的性命。要知道，轮回是“爱”作为根本。

此处，世尊直接指示轮回根本，即集谛的根本。无明有两种：一、发业无明；二、润生无明。

一、发业无明。“发业”指无始最初一念妄动发起了业。由于迷失本具的圆明，所以叫做“无明”。而这种已经迷失了本有法身，妄认五蕴幻妄身心为我的无明，就是无始本起的无明。它虽然迷失真如而认取幻妄，但还没有续诸生死，只是发业而已，因此，它是细微的、初步的无明。

二、润生无明，即是十二支中的爱或者淫欲。这正是使生死相续轮回的根源，是粗大的、后位的无明。

由于之前迷理的发业无明错认五蕴幻妄的身心为我，并执著是我的缘故，又在此幻身上妄起男女好丑憎爱的见，接着就是由爱见而发起贪爱淫欲的想。所谓“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”，以这种爱的因缘起惑造业，为业所缚而受生，结果百千万劫都在缠缚当中。众生迷失了法身慧命的真性，只以淫欲一事而成为受生禀命的正因，所以经中说“皆因淫欲而正性命”，意为轮回里的性命都是以淫欲为因才出现的，或者完全是淫欲的因缘力量才出现了性命当中的各种内容。

轮回以爱为根，我们依靠修行来超出生死、免除轮回，就要以断淫为第一义。这正是《楞严经》中所说，世出世间、生和无生，都在于淫心的断与不断。这也正是修行的要点。如以上《处胎经》中，佛指示是因为动淫欲而入胎，与之相反，要想免除轮回的受生，根本就在断淫。

由有诸欲，助发爱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续。

由于有种种贪欲助发根本的爱性，所以就使得众生生死相续不断，没有边际。

要观察到，五蕴身心是一种现相，它的种子在哪里呢？好比一棵树长出许多枝叶，我们被这些迷惑而不知它的根子在哪里，其实它全是从种子这一根本长出，可见关系有多大。同样，五蕴身心的果法就是因爱欲而有，唯一以爱欲为性命之正，爱欲是它的根本因、正因，就是以爱欲为种子，以爱

欲的力量和因缘而出现。

也就是说，自己的性命是以爱欲作为正因，是以爱欲作为根本因素、决定因素。五蕴身怎么会变来变去的呢？种子怎么就长大变成个人呢？怎么就会老、就会死呢？这些都是爱欲为因在起作用，否则断不会生起。再说，为什么气脉成熟爱欲就到来？这一点非常关键，知道爱欲就能抓到根本，或者说它才是主因、正因。

其他贪欲的尘境虽然很多，众生会对于色声香味触想来想去，但这些都是助发爱性，是作为助因。比如，女人化妆也隐含了这一道理，化给谁看呢？她是为了助发根本的爱性。又如食物中的酒肉、五辛、调味剂等，方方面面都是助发、助起爱性，乃至助发的因缘有无量无边。由于爱根自无始以来串习得非常深厚，而助发爱性的贪欲又一天比一天厚重，这就使得心心都著在爱欲上，念念也都在润生。“润生”，即滋润了爱，后位的生很快就到来。爱是根，天天受到滋润而增长，当然随后“生”就来了，所以“爱”能令生死相续。一直从正面滋润，而不是负面去折伏、断除它，这生死就会没完没了。

欲因爱生

此处还需进一步申明爱欲是生死根本，贪欲是因爱而生起。如上所述“由有诸欲助发爱性”，也大致说到了诸欲是

因爱而生。爱是根本，为了维护这一根本而生起各种各样的欲，可知欲是作为助缘。经中欲和爱分开来说，欲是指贪，爱指淫根。

为什么欲因爱生呢？要知道，淫心所爱的就是男女的美色，因为爱色，所以就贪各种饮食厚味来养护它，用各种华美衣服来装饰它，用温暖的床褥等来舒适它，或者以声色来愉悦它。总而言之，一切欲都是从淫心而发，所以说“欲因爱生”。诸欲由爱而生，是为了达到此爱、成全此爱，其他一整套的配合才都想要，这就叫“一正一助”。

命因欲有

讲记

此处的欲跟上文不同，上文指辅助性的诸欲，此处指根本性的淫欲。命怎么因欲而有呢？因为有情在生之时，根本的欲就是想染上男女之色，就是想交媾。当有情死亡舍命，还没有受生后世之间是中阴身，由于有根本的淫欲，中阴身就别无所见，只求淫欲的境界。中阴境界里不是其他，唯是以此淫欲作为首要根本的缘故，中阴身根本的动力只想寻求欲境，所以距离千万里都能远远见到男女交媾之处。如果曾经有宿染爱缘，中阴身更是会速疾到前。当时怎么入胎呢？是以男或女之精想为己有，渴爱心极，才乘着爱涎流入母腹。然后，守着精血纳想不舍就结生为胎，这就是受命之元，是受生新一世性命的元始处或根源处或最初因处。因此说到“一

切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”，即是此理。

更具体地说，如果将转为女身，中阴身就会想自己是女，把父亲想为行淫对象。她以这种淫心，由于渴爱心极，心识就乘着父母流出的精子、卵子射入母腹。直接冲进去以后，她的淫心守着精血，如是精、血、识三者和合而结成胎。

结成胎后，新的生命就有了，这叫做“受命之元”。此“元”是指有为性命的元。受命的元始处在哪里？胎儿的命是从哪里来？其实是由淫欲入胎。淫欲作为根本点，当然出现的业识各有差别。心识一旦进入，欲就摄持不放。由于这种摄持力，识就继续注入，胎儿这一世的性命就这样出现，此后一步步的住胎位也随之次第出现。譬如，一颗种子有水土、阳光等作为助缘，就能长出一棵树、一朵花，后后位都是从种子生出。同样，我们的性命是从哪里来呢？命代着表从最初到最后整个历程有多少个刹那，如此发展出来的整个过程，它的因在哪里？三缘和合，根本就是淫欲，因此叫做“命因欲有”。

上文“欲因爱生”的欲，是指旁佐辅助的欲，是为爱而生。此“命因欲有”的欲是指根本的淫欲或者爱欲，或者说即为爱。因此，我们要注意把握经文的涵义。

众生爱命，还依欲本，爱欲为因，爱命为果。

众生的命是依爱欲为根本，是从爱而来，爱是因，命是

果。

有情性命的因是什么呢？是爱欲，是从爱而出现。以此缘故，人的一生全是臭秽不净的。以爱欲作为种子、作为因，就出生了“命”这种果。此命是从爱而生，所以称为“爱命”，与水电、米饭等的取名方式一样。

以上我们依《圆觉经》抉择了“从淫欲入胎，了知生死根本”的道理。

2、按苦谛分了知人身为八苦自性而起厌患之心分三：

（1）了知生苦；

（2）了知生后七苦；

（3）教诫应生厌患。

讲
记

（1）了知生苦分二：

1）了知住胎苦；

2）了知出胎苦。

今初

复次阿难，如是之身处在母胎，凡经三十八七日已，方乃出生。

歌罗逻已经形成，之后在母胎里经历三十八周才出生（要

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孕育）。

第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名歌罗逻，身相初现犹如生酪。**七日之中，内热煎煮，四大渐成**。

第一个七天，叫“歌罗逻”（羯罗蓝位），身相最初的显现是如生酪般的一种状况。七天当中内在的热力煎煮，使四大渐渐长成。

在《入胎经》中说，这时处在母亲的腹部，犹如一个痈卧在粪秽当中一样，又如待在锅里，身根和识聚在一处，有内热煎煮之故，受极度的辛苦。

第二七日处母胎时，所感业风名为遍满。**其风微细，吹母左胁及以右胁，令歌罗逻身相渐现，状如稠酪，或似凝酥**。**内热煎煮，便即转为安浮陀身**。**如是四大，渐渐成就**。

第二个七天，感得叫做“遍满”的一种业风。风很微细，吹着母亲的左胁和右胁，使歌罗逻身相逐渐显出，这时的相状像是稠厚的酪，或者像是凝结的酥。在内热的煎煮下，转成了安浮陀身（頞部陀位），四大就这样渐渐成就。

在《入胎经》中说，此时住在母亲腹部，像是待在粪堆或者处在热锅里一样。已经具足身根、命根和意根，识和身根待在一起，有大热煎煮的缘故，受极度的辛苦。

第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藏口。由此风力令渐凝结，其安浮陀转为闭手，状如药杵而复短小。于其胎中内热煎煮，如是四大，渐渐增长。

从宿业发起的动转性的风，称为业风。第三个七天处在母胎里，又感得名叫“藏口”的业风。以此业风的力量致使如凝酥般的安浮陀逐渐凝结，而转为闭手（即闭尸位），形状像是短小的药杵。在《入胎经》中说，形状像铁筷子或者蚯蚓，也就是一只很小的虫那样，称为“软肉”。在此期间，胎儿也是由内热煎煮，四大种继续渐次地增长。

第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摄取。由此风力能令闭手转为伽那，状如温石。内热煎煮，四大渐增。

第四个七天处在母胎，又感得名叫“摄取”的业风。以此风的力量，能使闭尸转成伽那（即健南位，就是坚肉），形状像温石。在七天中继续内热煎煮，使得四大渐次增长。

第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摄持。由此风力，能令伽那转为般罗奢佉。诸疱开剖，两髀两肩及其身首而便出现。如春阳月天降时雨，树木枝条而便出生。因业风力，诸疱现时，亦复如是。

第五个七天住胎的时候，又感得一种业风。可见，人生有命，是由业来支配的。伽那位在母胎里知道什么？意识都不现行，却还是一样地动转，而且过程全部完成，这就属于“天理”，属于“赖耶缘起”。如果贯彻到藏性上去，它就属于染缘起，是从如来藏直接出现的。所以，我们不可不信业，看不到前世的过程，还以为自己长成这样的身体是偶然的，实际上长成怎样都由自己以前所造的业注定。

真正地思维缘起可以对治愚痴。自己是怎么来的？上文抉择得很详细，父母福德厚中阴福德薄也不会受胎，父母福德薄中阴福德厚也不行，双方福德要相当，而且没有缘也不行，时分上错过也不行，所有因缘一旦和合就能受胎。受胎时，体分上中阴的业识是一分，精血是一分。而且，如同依牛粪出生黄色的虫，依青草出生青色的虫，依枣子出生红色的虫，依奶酪出生白色的虫，同样的道理，胎儿名色中色的那一分，是依于父母精血上的因素，而出现相应的身体。当然还有自己业识的因素，业风也是由业识的力量自然出现，每七天每七天都会动转，这并不只是第六识的作用，当时六根都还没有发育完善，它哪能有什么自在？所以是由业风摄持，而且所感业风每七天七天都不一样。

到了第五个七天，就呈现出身体的相，感得一种名叫“摄持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力，使伽那又转成般罗奢佉分位（即钵罗奢佉位）。之前的疱剖开来了，从一个混混的身体开始分出头、两肩和两腿。如同我们做泥人，首先要把泥揉成一个

团，然后下面捏两条腿，上面捏两个肩一个头。又如春季天降时雨，树木的枝条随即抽出。由业风的力量，诸疱显现剖开的时候也是与此相似。

第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之为饭。由此风力，四相出现。云何为四？所谓两膝两肘，名为四相。

第六个七天在母胎中进一步增长，感得的业风叫做“饭”，以此风力出现四个相。哪四个相呢？腿的两个膝盖出现，手臂上两个肘出现了。

第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旋转。由此风力，四相出现，所谓手足掌缦之相，其相柔软犹如聚沫。

第七个七天，又感得业风叫做“旋转”。以此风力出现了四个相，哪四个相呢？两手两脚的掌缦相。此相柔软，形状好像水沫聚在一起的样子。

第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翻转。由此风力，二十相现，所谓手足二十指相而便出生。如天降雨，树木枝条渐得增长。业风力故诸相现前，亦复如是。

在第八个七日，感得一种名叫“翻转”的业风。以此风

力出现二十相：十个手指、十个脚指，二十个指头出现了。就如同天降时雨，起初一个浑然的树杆，很快生出枝，枝上再出条，条上再出叶，细节渐次出现，缘起竟是如此奇妙。不仅树木，实际上人作为业风之力雕塑的作品，也同样不可思议。

第九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分散。由此风力现九种相。云何为九？所谓眼耳鼻口大小便处，名为九相。

第九个七日，感得一种名叫“分散”的业风。此业风开始在身上开孔，眼睛开两个，鼻子开两个，耳朵开两个，口开一个，大便处开一个，小便处开一个，共九个孔。

第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坚硬，由此风力即便坚实。复有一风名为普门，吹其胎身悉令胀满，犹如浮囊。

第十个七日，感得名叫“坚硬”的一种业风，它让身体坚实；另外还有一种风叫“普门”，业风吹得胎身鼓起来，像个浮囊。

十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金刚。由此风力在于胎中，或上或下，令其身孔皆得通彻。又以风力使怀胎者或复悲喜，行住坐卧，其性改常，运动手足，令胎身孔渐渐增长。于

其口中而出黑血，复于鼻中出秽恶水。此风回转于诸根已，而便息灭。

第十一个七天住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做“金刚”的动转性业风，也是由宿业出现。此风在胎身上上下下都运行，使身体的一切毛孔得以通彻。而且，以此风运行的力量，让母亲或喜或悲，在行住坐卧做一切事的时候，性情一改常态，手足的运动使胎身各处毛孔都渐渐增长。而且，在母亲口中出黑血，又在鼻中出秽恶水。此风在诸根中周遍回转，做完了应做之事后，随即隐没。

十二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曲口。由此风力，左右胁间生大小肠，犹如藕丝及紧纺线置在于地，十八周转依身而住。复有一风名为穿发，由此风故，三百二十支节及百一穴生在身中。

第十二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名叫“曲口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动转的力量，使得胎儿左右胁间生出大小肠，就像藕丝或者紧纺线放在地上，体内共有十八圈肠依身而住。又出现一种叫做“穿发”的风，以此风的力量，在胎儿身中生出三百二十支节和一百零一个孔穴。

十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作饥渴。由此风力，胎身

虚羸生饥渴想。其母饮食所有滋味，于身穴中及以脐轮资持润益。

第十三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做“饥渴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动转的力量，胎身虚弱，生起饥渴之想。这时母亲饮食的所有滋味，通过胎身的穴孔，以及与母体连接的脐带，输入到胎儿体内来滋长、润益、维持身体。

在约三个月左右，以业风的作用，胎儿自然生起饥渴的想法，母体中的饮食也源源不断地输入、润益胎身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，因此世尊接下来以偈颂作说明。

尔时世尊以偈颂曰：
其子处母胎，已经十三七，
身即觉虚羸，便生饥渴想。
母所有饮食，滋益于胎中，
由此身命存，渐渐而增长。
当时，世尊又以偈颂说道：

胎儿处在母胎中经过了十三个七天，此时身体就感觉虚弱，生起饥渴的想法。业力极其稀奇，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母亲体内的所有饮食就通过脐带等，输入胎儿的体中来作滋养润益，由此，其生命得以存续，并渐渐地增长。

十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线口。由此风力生九百筋，于身前后及以左右而交络之。

第十四个七天，胎儿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做“线口”的业风。以此业风动转的力量，自然在胎儿体内生出九百条筋，在胎身的前后左右等部位交相缠绕。

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莲花。由此风力生二十脉，饮食滋味流入此脉润益其身。何者二十？于身前后及以左右各有五脉，此一一脉皆有四十枝派小脉，如是等脉各各复有一百枝派。身前二万名曰商佉（此云赢），身后二万名之为力，身左二万名为安定，身右二万名为具势。如是八万大小支脉生于此身。其脉复有种种之色，所谓青黄赤白酥酪油色。是八万脉一脉一根，于其根上生于一孔，或复二孔乃至七孔，一一皆与毛孔相连。犹如藕根，生诸孔穴。

第十五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做“莲花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动转的力量，在胎身中生长出二十根大脉，而母体的饮食滋味流入到这些脉中，来输送到全身各处滋润、利益身体。其中，具体的情形我们要通过脉的种类、数量、分布、颜色、内外连通等来认识。业如工画师，的确极精微地刻画着果报之相。

奇妙的是，为了把母体的养料输送到胎儿全身，就自然

地以业风出现各种管道，这叫做脉，来完成大中小各类的输送。首先，所谓的二十根主脉是在身体的前面、后面、左面、右面分别生出五个脉，这些作为大的管道。然后，在每一根大脉上面，又会生出四十根枝派的小脉，输送到更细微的部分区域。之后，每一根小脉里面又要生长出一百枝脉，来输送到更细微处。如此一来，全身共有八万脉。身体前面的两万根叫做商佉，身体背后的两万根叫做力，身体左边的两万根叫做安定，右边的两万根叫做具势。如是以业风的力量，在全身出现脉的系统，是总数为八万的大大小小的脉。于是，母体的养料就通过大的脉输送到中等的脉，再流到微细的脉，一直滋润到全身。这些脉又有种种的颜色，所谓青色、黄色、红色、白色、酥色、酪色、油色。

再者，内外如何连通呢？这八万根脉，每一根脉都有它的根部或者端头，在根部都会生一个孔、两个孔乃至七个孔，这些孔跟皮肤表面的毛孔连接，起到内外连通的作用，如同藕根也生有诸多孔穴般。连通之后体外的空气等从孔进来，而里面要排泄的废物汗液等也是通过脉的管道，到达它的孔端，再跟毛孔相连而排出。

如是应知，的确完全是业在操作，宿世的业到了成熟位，自然就在胎身上出现这些状况。因此，人体是业的作品，而且它是幻化的作品，在此作品上面压根没有我，也并不是人凭着自由意志就可以去创造自己。

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甘露。由此风力，令此眼耳鼻口胸臆心藏四边九孔之处，悉令开发，出入气息上下通彻，无有障碍。若有饮食滋润其身，有停积处，复能销化从下流出。譬如窑师及其弟子能善调泥，安布轮绳下上回转，所造器物而得成就。此亦如是，皆由风力及善恶业，令眼耳等渐渐具足。

第十六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名叫“甘露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动转的力量，使胎身的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胸部、心脏等四边九孔之处都得以开发。此风的作用是让出入息上下通畅，没有障碍。另一个作用是，如果进饮食滋润其身，就能使饮食有停积之处，还能使饮食消化，从下门流出。这种情形，就如同窑师和他的弟子们善于调泥，把泥团安布在轮绳之上，上上下下地回转，造就出所需的器物。同样，由风力和善恶业力，使得眼耳等渐渐具足。或者说以宿业出现风，它非常善巧地把身体的眼耳等造就成功。

此段讲到怎样使各个感官器官开孔，呼吸通畅，使胎身的气息能够上下通行。再者，它能够输送饮食，使食物有停积处、能够消化、从下排泄等等。这一系列都是善巧的业幻变师现出风力，才促使出现这些器官的功能等。

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毛牛面。由此风力令其两眼而得光洁，耳鼻诸根渐渐成就。譬如有镜尘翳所覆，或取塼

末及以油灰磨拭令净。是故当知，以业风力吹其眼等使得明净，亦复如是。

第十七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“髦牛面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动转的力量，让两眼变得光洁，耳鼻等诸根渐渐得以成就。就像被尘翳障覆的镜子，以取来的细土、油或者灰擦拭，使它明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些其实都是业风的力量吹着眼等而使诸根变得明净。

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大坚强。由此风力，令其诸根，渐渐成就而复明净。犹如日月云雾覆蔽，猛风卒起，吹令四散，而此日月忽然大明。以是业风吹其诸根，转更明净亦复如是。

第十八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“大坚强”的业风。以此风运转的力量，诸根渐渐成就，变得比先前更加明了清净。就像日月先前被云雾遮蔽，忽然间猛风吹起，将云雾吹散，日月顿时大明起来。以此业风吹拂诸根，使诸根更加明净的情形与此类似。与前相比，此时业风所起的作用是使诸根更加明净。

十九七日处母胎时，由前风力，眼耳鼻舌四根成就。初入胎时已具三根，一者身根，二者命根，三者意根。如是诸根，

悉已具足。

第十九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由之前业风的动转力量，使眼耳鼻舌四根得以成就。最初入胎时，已经有三个根——身根、命根和意根，也就是当时的识摄持了父精母血作为身根，识和名色和合时即具命根，以及意根。经过约四个半月左右的孕育后，眼耳鼻舌四根也成就，诸根到此圆满具足。

第十六周眼耳等开孔，出入息通畅无碍，第十七周以业风使诸根明净，第十八周使明净度增上，第十九周诸根具足完成。此后，就开始在体内生长骨头。

二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坚固。由此风力能于身中生种种骨，于左脚中生二十骨，复于右脚亦生二十，足跟四骨，腨有二骨，膝有二骨，髀有二骨，腰胯三骨，脊十八骨，肋二十四，胸十三骨，左右二手各二十骨，臂有四骨，肩有二骨，颔有二骨，髑髅四骨，及齿根等有三十二。

第二十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“坚固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动转的力量，能够在胎身的各个部位生出各种骨头。也就是业力幻师的变现在左脚中生出二十个骨头，又在右脚当中生出二十个骨头，在脚跟处生出四个骨头，在胳膊处生两个骨头，在膝盖处生两个骨头，在大腿处生两个骨头，腰胯处生出三个骨头，脊背处生出十八节骨头，在肋部生出

二十四个骨头，在胸部生出十三个骨头，在左右两手各生出二十个骨头，在手臂生出四个骨头，在肩部生出两个骨头，在下巴出两个骨头，在头盖骨生出四个骨头，以及齿根等处生出三十二个骨头。

如是可见，做人的共相不可思议，通常的情形，只要业风到达这一阶段，都会按照定律生长出这些骨头。如来藏随缘变现，造出人身，根本不是凭我们的意识想象就能出现。由此，更进一步得出，一切都是业在运行。

譬如塑师及其弟子，先以坚木后以绳缠造诸形状，虽未有泥，如是之时名为骨相。以业风力生诸骨时，亦复如是。是故当知于七日中，除其小骨，大骨生者数有二百。

这种造骨的情形，好比塑师和他的弟子首先用坚木做架子，然后用绳缠绕，之后在里面填泥，就塑造成各种形相。在还没有泥而打成架子的这一阶段，叫做骨相。同样，以业风的力量在人体安布各种骨头也是类似于此。所以，要知道在这七天当中除了小骨，出生的大骨的数量就有两百。坚固的业风充当塑造师，七天是它的工作时间，工作是把整个的骨架子打好。之后，就要在里面填肉泥了。

二十一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生起。由此风力，能令其子生于身肉。譬如泥师及其弟子，能善调泥泥诸墙壁。此

由业风能生身肉，亦复如是。

第二十一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做“生起”的业风。以此风动转的力量，很稀奇地能让胎身各部分生出肉来。这种情况，比如泥师和他的弟子善于调泥，用泥匀称、充实地涂在墙壁上，使之具有内涵。同样，业风就在胎身的各个部位生出肉来。然而，这位业的幻师超过了泥师，因为在七天当中，身体从脚到头的肉都是自然地生长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一切都是业的运作，是业制造了胎身，如同一个无形的泥师，在缘起出现时，不必胎儿想一秒钟，就在胎身上不但架起骨架，而且在骨架上全部敷以肉泥，成为一个丰满的人体。

在造出肉以后，业的制造师又开始生出血来：

二十二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浮流。**由此风力能生身血**。

第二十二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由业变现出一种叫做“浮流”的风。此风的动转力量能够在胎儿身体的各个部位生出血液，血液在身体中周遍运行，于是，出现了循环系统。

在生出血以后，业的制造师又要进一步打造身皮，具体情况是：

二十三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净持。由此风力能生身皮。

第二十三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业又变起一种叫做“净持”的风。以此风的运行力量，能使胎儿生长出外皮，也就是在整个外围出现一张完整的皮。此后，继续对皮再做打磨。

二十四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持云。由此风力令其皮肤皆得调匀，光色润泽。

第二十四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业又变起一种叫做“持云”的风。以此风的力量，使所长出的那一张皮越来越调匀，而且出现光泽、润泽的状况。可见，业风充当的各种幻师、工巧师、打磨师真是稀有巧妙。

的确，身体并不是自己，只是业制造的一个产物。通过一层层地观察不难发现，只有一个业在变，只有这一种法，并不是个人的私我的意志在制造身体。然而，身体造出来以后，自己不了知它的形成过程，由于对于因缘的迷失，竟误以为是一个常恒不变的我。其实，这正是我们的愚痴之处。

二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持城。由此风力令其子身血肉增长，渐渐滋润。

第二十五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又感得一种叫“持城”的业风。此风的力量使胎儿身上的血肉逐渐增长，逐渐滋润、充实。

二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生成。由此风力便即能生发毛爪甲，一一皆与诸脉相连。

第二十六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业又变起一种叫做“生成”的风。以此特殊风的作用力，随即生出头发、汗毛、指甲、脚指甲，而且每一种都和脉相连。也就是，生出的头发每一根跟脉相连，生出的汗毛跟脉相连，生出的指甲、脚指甲都各自跟脉相连，此“生成”风就起到如是作用。所以，是业每次出现风的相，然后在身体上进行各种制造工作，直到此时胎身外表的毛发、汗毛、指甲、脚指甲等也都全部出现，并且可以跟内在的诸脉相互连通。

二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曲药。由此风力，令其身相渐得成就。

第二十七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业又自然地变起一种叫做“曲药”的风。以此风的运动力量，让胎身的体相逐渐得以成就。也就是到此时为止，会出现完整的胎身，作为一个身体的各支分所应出现的内容都基本完成。

关于胎身方面的状况，是由宿世所造的善恶两种业，会出现如意和不如意两种身相。以下就进一步解释此中道理。

①由造作恶业感得不如意身相的状况

或于先世造诸恶业，于诸资具悭贪吝惜不肯惠施，或复不受父母师长教诲，由是业故而得种种不如意身。若以长大肥白柔软之身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短小瘦黑坚硬之身。若以短小瘦黑坚硬之身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长大肥白柔软之身。若于其身支分之中，高下多少疏密为端正者，而便受得无有高下疏密不具足身。或复受得聋盲喑哑手足挛躄诸根不具，所有音声人不喜闻，其身丑陋犹如饿鬼。以恶业故而受种种不如意身。父母亲属尚不喜见，况复余人。

有的前世造过很多恶业，或者对于资具悭贪、吝惜，不肯惠施，或者不受父母、师长的教诲，以此不善业及其增长的势力，如果生在人间，得到的果报方方面面都不称心。

也就是，以业丝毫不爽起作用的缘故，如果过去世违逆正法，应作不作，作不应作，该听的教诲不听，对应当尊重的具恩者不作尊重。此世受生到母胎中，就会出现违逆的身相。如果世人以身体高大为美，自己偏偏就生得短小。如果世人以柔软为端正，自己就生得坚硬、粗糙。如果以短小为美，自己就生得高大。如果以瘦黑为美，自己就生得肥白。

或者以坚实为美，自己偏长得软弱无力。在身体各部分中，如果某个部分要高、要低、要多、要少、要疏、要密等才被认为是端正，自己就会受生为不具足这些高下、疏密等的好相，出现的都是相反的丑陋相。或者还会感得诸根不具，耳聋、眼瞎，或者喑哑、口齿不清等，或者手脚挛躄（弯曲不能伸展），或者发出的声音别人不喜欢听，身相丑陋犹如饿鬼，人们都不喜欢看到。总之，由于前世行持颠倒的恶业，这一世就得受种种不如意身。父母亲属尚且不喜欢见，何况他人呢？

如同在饿鬼界，由悭吝业显现各种颠倒的相，根身器界方方面面都难以受用。同样，前世如果造下违逆尊长的业，今世也变得人不喜闻、不喜见，不受生为被人尊重的相；或者前世吝啬，不能够施舍，今世在很多方面也就不能舒展；或者前世没结下善缘，今世所显的身相，别人总是不喜欢看。总而言之，在因果正道上，一旦违逆而行，内心不顺的缘故，业也全部颠倒呈现。诸如此类，受生人中自然在身体上发生各种不称心的相。从受生以来的二十多周，这些逐渐在胎身上出现，到此出现一个完整身相的时候，不难明白如果是以黑业为主来造作，就必定是这样丑陋、缺陷、不如意。

②由造作善业感得如意身相的状况

若于前世造十善业，好行惠施，无有悭贪谄诳之心，父母

师长所有言教即皆信受。以是因缘若得为人，则不受于如上诸恶业身，而便获得种种殊妙之身。颜容端正，诸相具足，所有言音而为众人之所爱乐。是故当知由善业故，便得如是胜妙果报。

假使在前世造下十善业，身口意都修得很贤善，身行善行，口说善语，心起善意，而且喜欢奉献、布施，没有悭贪、谄诳的心理，父母、师长的所有言教都能够随即信受，如是由于内心端正的缘故，受身为人时，也不会成为上述恶业所变现的各种不具相的身、不如意的身，而能够获得各种殊妙身相，眼耳鼻等的感官，或者身体的各个部分，都是颜容端正、具足好相。

这就是善业的作品。善业不可能雕塑出一个丑陋的身相，而是方方面面都适悦人心。身体上应当厚的、密的、结实的、丰满的、短的、长的部位，都会生得恰如其分。譬如，一个画家心态适宜的时候，他画的每一笔都挥洒自如，令人赏心悦目，不管是用笔的多少、浓密、高下、黑白等等，都会无比巧妙。同样，由于自己善心的力量，也会使业风制造出方方面面具足好相的胎儿身体，乃至于皮、骨、肉、毛等等，无一处不如意，以此体现出业的巨大威力。不仅今世相貌好，乃至他所说的话，大家也都非常喜欢。

由从善业，就能得到如此胜妙的果报。二十七周不间断的业风运行，方方面面变起各种相，就在此时出现一个完整、

端严、妙好的身体，这些当然也完全是业在主宰，丝毫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

③男女胎身的差异

此时胎身已经成形，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仪器能够看到男胎、女胎的状况不同。世尊对此也做出了解释。

阿难，如是之身，若是男者，蹲居母腹右胁而坐，两手掩面向脊而住。若是女者，蹲居左胁，两手掩面背脊而住。

阿难，这时候的胎身，如果是男胎，他就蹲居在母亲腹部的右胁而坐，并且两手掩面，向着母亲的脊柱而住。这是由于当时贪著与母交会，想让父亲离开，所以入胎以后就显现成朝向母亲。如果是女胎，就蹲居在母亲腹部的左胁，两手掩面，背对母亲的脊柱而住。这是由于当时贪著与父亲交会，想让母亲离开，所以才朝向外面。如此男女胎生的情形不同，也都是由因缘造就，一点一滴无不是缘起。

④此期住胎之苦

胎身长成完整形体的这一阶段，所受到的苦也就格外剧烈，对此需要重点了解。

生藏之下熟藏之上，内热煎煮，五处系缚如在革囊。其母多食，或复少食，甘食涩食，干食腻食，辛醎苦醋冷热之食，或复淫欲，急行跳踯，久卧久坐，皆受苦恼。是故当知处母胎时，有如是等众苦逼迫，我今略说。人中尚尔，何况地狱，难可为喻。谁有智者于生死海当乐此身。

胎身处在生藏之下，熟藏之上，受母亲腹部极大的内热或火力煎煮之故，犹如待在一个炙热的不净粪锅里。同时，受到很大的压迫之苦，被困在胎藏中，犹如被放进革囊后，上面用生物镇，下面用熟物顶，又好像一个犯人被五花大绑，并被插在尖标上那样。

再者，母体的食味也会输送到胎身。如果母亲吃得过多、过少、过甜、过涩、过干、过腻、过腥、过咸、过苦、过酸，都会对胎身造成极大苦受。又有母亲行淫过度，或者多喝热水，或者疾病烧恼，或者心情愁闷，或者摔倒在地，或者被打拍等等，此时母体炙热的缘故，胎身也像被烧燃般，感受极大苦楚。再者，母亲行走过急或跳跃时，胎儿好像被甩在空中；或者母亲睡得过久，坐得过久，胎儿都会受到很多压迫等的大苦。

在《入胎经》中说，还有一类薄福有情，以宿世业力受此苦时，胎身会动转，以动转的缘故，胎儿在母腹当中，或者横卧，或者倒立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懂得如何调整的女人就要以酥油涂在手上，伸入母腹当中，缓缓地接触胎儿，使位

置归正。其实，一接触到胎儿的时候，胎儿受到极大苦楚。对此，佛陀描述为犹如用利刃削破小婴儿的皮肉，再用灰撒在上面一样的苦触。

略说住胎，尚且如此可怕，何况堕在地狱去感受无法言喻的苦？哪个有智慧的人会喜欢落在这种生死大苦海里的五蕴之身呢？五取蕴身作为苦器，一直源源不断地出产各种苦。其中，最严重的表现就是掉落地狱。即使生到善趣人间，十月怀胎，如处胎狱，要受的苦也太大、太多、太无法忍受了。从这五取蕴所出生的连绵不断的苦流，如果有体相，尽虚空界都无法容受。如果真正能让人亲身去观察、体会一下这些苦，当即就晕倒，谁愿意待在这个生死苦海里呢？

二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生于八种颠倒之想。何等为八？一乘骑想，二楼阁想，三床榻想，四泉流想，五池沼想，六者河想，七者园想，八者苑想。是故名为八种之想。

第二十八个七天在母腹当中，胎儿会生起八种颠倒之想，哪八种呢？即乘骑想，乃至苑想。也就是这时候胎儿会出现我是在马等的乘骑上的想法，或者想自己是处在一个楼阁上，或者想自己正在床榻上，或者想此处是泉流，或者想是池沼，或者想这是一条河，或者是一个园子，或者是林苑。实际没有此等境界，只是妄生分别，因此叫做颠倒想。

二十九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花条。由此风力，令此胎身光色润泽，诸相分明。皆由过去所造诸业差别不同，随其形类有种种色，或作白色，或复黑色，或不白不黑色，或作青色，或干枯色，或润泽色。如是色相而得成就。

第二十九个七天处在母胎，又感得一种叫“花条”的业风。以此风的动转力量，使胎身变得光色润泽，各种相也越来越分明。这都是由于过去所造业的差别，才会随着形体的类别出现各种不同的色，有些现作白色，有些显现黑色，有些现作不白不黑色，或者作青色，或者干枯色，或者润泽色。诸如此类的色相，在此期间得以成就，也都是花条业风所造。

三十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为铁口。由此风力，发毛爪甲皆得增长，亦复能现白黑诸光。从业缘起，而生此相。

第三十个七天处在母胎，又由业变起了一种叫“铁口”的风。以此风的力量，使胎儿身上的头发、汗毛、指甲、脚指甲都得以增长。七天之内，长到一定程度，就会在这些毛发、指甲上现出白色、黑色等的光。这些光也都是随业而现，或者说从业因缘中出现这些光相，是这一时期业风要做的工作。

三十一七日，乃至三十五七日处母胎时，身相长大，渐渐

增广，人相具足。

从三十一个七天到三十五个七天，共五个星期的时间里，胎儿处在母胎，身体各部分都会逐渐长大，之后出现具足完整的人相。

要知道，这五周业风所作的事情就是让胎身变大，直至长成一个非常满足的胎儿形体。

三十六七日处母胎时，生厌离心，不以为乐。

当人相具足后，在三十六个七天住胎期间，生起厌离，不认为胎中是乐。

也就是说，分别心很奇特，当形体长成后，胎儿就已经不喜欢待在原处了，感觉很苦，想要出去。这也是灵性自然的反应。

三十七七日处母胎时，便起五种不颠倒想。**何者为五？一不净想，二臭秽想，三囹圄想，四黑闇想，五厌恶想**。**其子处胎，生如是等厌离之心**。

第三十七个七天处在母胎中，就生起五种不颠倒想。哪五种呢？即不净想、臭秽想、囹圄想、黑闇想和厌恶想。胎儿处在胎中，生起诸如此类的厌离之心。从前是八种颠倒想，

认为是待在楼阁里，正躺在舒适的床榻上，或者坐在马上，旁边还有流水，或者处在园林、池沼等等。但此时的胎儿已经明白了处胎的环境，开始生起不颠倒想，才是对于真实状况的认知：环境太污秽了，臭气难闻，像是待在监狱里，实在逼迫、狭窄；或者黑洞洞地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于是想：我再也不能待在这里，我要出去。

三十八七日处母胎时，复感业风名曰拘缘。由此风力，即便回转。复有一风名为趣下，能令其身头向于下，长伸两臂渐欲出生。

到了三十八个七的时候，胎儿处在母胎，由业力自然感现一种叫做“拘缘”的业风。以此风的动转力量，胎身自然头转向下。又有一种叫“趣下”的业风，能驱使胎身头往下方，两臂长伸，渐渐就要出生。

由于前世所积的善恶业，出胎也有两种情况：

然其此子或于前世，曾经积集堕落之业，令其此身手脚纵横不能转侧，恶业缘故于母腹中而便舍命。母于此时受大苦恼，或复命终。若于前世修诸善业，作长寿因，临欲生时母子安隐，无有如上恶业诸苦。

如果胎儿的前世曾经造过堕落业，此时自然会发动起来，

让身体手脚横乱，不能转侧，以恶业的缘故在母腹中当即舍命。母亲在这时受大苦恼，或者也会因此命终，去往后世。如果在前世修过善业，造下长寿的业因，此时善业的力量就会帮助他，生产的时候母子都相当安稳，没有上述恶业造成的诸苦。

在《入胎经》中说到，胎儿死后如果有会接生的人，就要用暖酥油、榆皮汁，或者其他光滑物涂在手上，用中指夹着极薄如锋芒般锐利的刀子，直接从产道伸进去，数数用锋利的刀子去割截胎儿的身体，再一片片地抽出来。当时胎儿的母亲受此不称意的极度痛苦会以此命终，即使得以存活，也与死无异。从中可见恶业的力量。

过于三十八七日已，欲出胎时受种种苦方乃得生。是故当知，受此身者实为大苦。

经过三十八周后，快出胎时，又感受各种大苦才得以出生。所以，要知道受生此身实在是大苦。《入胎经》中详细讲到，生产时备极辛苦，业风使胎儿的双手交合、肢节卷缩，感受极重的压逼剧苦。比如，经过母亲的骨轮、产道等时，身体被压得青瘀，犹如初肿的皮肤般不堪触碰。出生时饥渴逼迫，心怀热恼，由业的因缘被风力推出。如是应知，受生此身实在是一种大苦。

2）了知出胎苦

凡是人出生就“呱呱”大哭，为什么呢？实际由于胎儿刚刚来到人世，受任何的接触都发生剧烈的苦。因此，是以受苦来做人的。

初出胎时，若男若女，适生堕地，或以手捧，或衣承接，或在床席，或在屋中，或复地上，或迴露处，或在日中，或冬夏时冷热风触，此身初生受大苦恼。

初出胎的时候，男孩、女孩刚刚落地，或者被人用手捧接，或者用衣服承接，或者放在床席上，或者放在屋里，或者放在地上，或者放在迴露处，或者在太阳下，或者冬夏时节冷风、热风触身。由于小儿身体最初出生，皮肤极为细嫩，稍有接触就会受大苦恼。

这种由触所生苦的状况，以譬喻来说明：

如生剥牛触于墙壁，或复露地，随在之处为虫所食，亦如有人而为蚊虻诸虫唼食，复加杖捶而鞭挞之。初出胎时，以暖水洗触其身时，所受之苦亦复如是。

就像活活被剥了皮的牛，接触墙壁时被墙壁上的虫子所吃；或者这牛在露地上，被各种虫子所吃；或者在树下、草

丛处，被树、草上的虫子所吃。可以想像，裸露的身体被虫子直接咬噬血肉，非常疼痛。又如有人被蚊虻诸虫咬食，又加上被人用杖捶来鞭打。《入胎经》中也说，犹如麻风病人皮肤溃烂，脓血横流，还要遭受木杖捶打，那是非常切身的痛苦。而最初出胎的婴儿被人用暖水洗身，当温水触及皮肤时，所受的苦也是如此。其他用手触，或风触、毯子触、热水触等，更会感受剧烈的刺痛之苦。

儿既生已渐渐增长，母身所出杂血之乳而养育之。我于诸余经中，先已广说。

胎儿出生后，这幼小的身体逐渐增长，就需要用母身所出的杂血乳汁来作养育。我在其余经中已作广说。

胎儿来到世上以后仍然是感受极大的负担，一切时中无不是苦。此前经历三十八周，经历过无数苦才造就了这个身体，但造成以后又必须去滋养、维护，可见一路都是坏苦。每一个形成都是坏苦，因为意味着要坏掉；每一种造成都是辛苦，因为意味着要维护。好比一辆车，打造的时候费尽周折，出产以后又要用心血去不断养护。同样，得到一个人身以后，先是三年当中用母亲的乳汁来养育，才能逐渐长成，否则根本没有在世上生存的能力。又如，费尽心思撑出的一个茅屋很快就会塌掉，需要极力维持……诸如此类，都是有为法的过患，所以经中常说：诸行无常，是坏灭法，深可厌

患，应求出离。

此处就有情世间而言，得一个人身唯是苦患之本、系累之根，我们应当从中发现生的苦性。

是故当知，此身皆是不净众苦之所成就。

世尊为此教诫说道：所以你们要知道，此五蕴身是不净和众苦所成就的。

所谓的“不净之所成就”，意为由三十六种不净物所合成。对此若能一一认识，就不难明白这种由淫欲种子出生的身体的确是不净的自性——缘起上是决定的，因不净、果也不净，因此称为自性。

佛在《入胎经》中说：

难陀，要知道此身平时是一切不净物的窟宅，没有常住的体性，这个愚痴的东西往往诱惑、诳迷人心。其实，身体是以骨骼作为机关，上面连有各种筋脉，通往孔穴，缠缚着各种脂肪、肌肉、骨髓，然而，一张皮覆盖上去，我们就见不到里面所有的过失。在这热窟中充满了不净物，有头发、汗毛、指甲、牙齿等的分位差别，但凡夫执为我和我所的缘故，他们恒时被身体拘牵，不得自在。身中常常流出鼻涕、唾液、污秽的液体，还有黄水痰瘾、烂坏的油脂，又有肾、胆、肝、肺、大肠、小肠等的内脏，以及屎尿等的可厌恶之物，再说，身中充满了各种虫类，上下孔窍常流污秽，生熟

二藏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皮，于是成为一个“行动的厕所”……难陀，这个身体原本是从羯罗蓝、頞部昙、闭尸、键南、钵罗奢佉一个一个分位等的不净秽物而得以生长，从婴儿流转一直到老死之间，一直系缚在轮回中，就像黑暗的坑或者臭坏的洞，还需要常常以咸淡苦辛酸等的食味来资养。（所以，人类的身体是不净之所成就。）

“众苦之所成就”是指身体并非凭空而来，并非受乐而来，它实在是经历了太多辛苦。自从一念入胎，心识摄取精血之后，就被锁在五蕴形山里。母胎中的孕育过程就像被闷进了臭秽的热锅，环境极其炽热、狭窄、逼迫、漆黑，如此毫无自在地一路忍受各种逼迫剧苦，才把这身体的四大炼出来，如同炼铁般，一段一段地变化，一段一段地生成，饱受种种艰辛。所以，这是一个苦的作品。

从前到后观察下来，住胎时感受热苦、压迫苦、黑暗苦等，当六根长成以后，又感受剧烈的刺激苦、压逼苦等，出胎时又经历生死关，降生后又感受极度的刺痛，诸如此类，是受尽众苦才成就这个身体，而且是每一次来世上都要经历。可见，生是苦的自性。

谁有智者于生死中，而当爱乐如是之身。

此身是不净和苦的自性，从因至果无有丝毫清净处，从内至外没有一点不是苦所形成，如是确认它的自性后，哪个

有智者在生死中还会爱乐这样的身呢？谁愿待在无边的三有海中不求出离呢？一旦明见苦性，决定希求出离。

（2）了知生后七苦分五：

1）秽身虫食疾病苦；

2）命浊百年维生终归老死苦；

3）内外侵扰苦；

4）求不得及爱别离苦；

5）五取蕴总苦。

今初（秽身虫食疾病苦）

复次阿难，初出胎时经于七日，八万户虫从身而生，纵横食啖。

这个由淫欲入胎所得的污秽身，自出胎以后经过七天，就有八万户虫依从身体出生，上上下下到处都是虫子，它们在肆意吃食。

人们都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宝贵——“你不要动我”等等，实际上身体并不是属于谁的个体，而只是你的识在执著它。人以为是自己的身体，虫也认为是它的身体，或者认为是它的房子、它的食品。也就是说，不光摩竭陀鱼身上有无数小虫在啃食，在鱼身里钻来钻去，实际上人刚生下七天，就已

经是一个虫子大军的驻扎地，是一座爬满虫子的山。

这一座虫山的情形如何呢?

有二户虫名为舐发，依发食发。有二户虫依眼食眼。有四户虫，一名鞍乘，二名有腭，三名发病，四名圆满，依头食头。有一户虫，名黑稻叶，依耳食耳。有一户虫，名为藏口，依鼻食鼻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遥掷，二名遍掷，依唇唼唇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针口，依舌食舌。有一户虫，名为利口，依于舌根而食舌根。有一户虫，名为手圆，依腭食腭。有二户虫，一名手网，二名半屈，依止手掌，食于手掌。有二户虫，一名远臂，二名近臂，依臂食臂。有二户虫，一者名铁，二名近铁，依止咽喉，食于咽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金刚，二名大金刚，依心食心。有二户虫，一者名羸，二名羸口，依肉食肉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具色，二名具称，依血唼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勇健，二名香口，依筋食筋。有二户虫，一名不高，二名下口，依止脊骨，食于脊骨。有一户虫，名曰脂色，依脂食脂。有一户虫，名曰黄色，依胆食胆。有一户虫，名曰真珠，依肺食肺。有一户虫，名之为荻，依脾食脾。有五百户虫，一百户虫名之为月，一百户虫名为月口，一百户虫名为辉耀，一百户虫名为辉面，一百户虫名为广大，依止左边而食左边。复有五百户虫亦如是名，依止右边而食右边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少穿，二名大穿，三名骨穿，四名骨面，依骨食骨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大白，二名小白，三名吸力，四名虎道，依脉食脉。有四户虫，一名意乐，二名师子

讲记

力，三名兔腹，四名耽欲，依止生藏而食生藏。有二户虫，一名勇猛，二名勇猛主，依止熟藏，食于熟藏。有四户虫，一名盐口，二名网口，三名蕴口，四名鸟口，依小便处食小便处。有四户虫，一名应作，二名大作，三名碎末，四名臆皱，依大便处食大便处。有二户虫，一名黑面，二名可畏面，依髀食髀。有二户虫，一名疾癞，二名小癞，依膝食膝。有一户虫名为愚根，依腨食腨。有一户虫名为黑头，依脚食脚。

有多少虫子居住呢？从眼睛一直到脚之间，到处都有虫子，种种种类、种种名称。头发里有虫，眼睛里有虫。（有些病是因为虫子，比如，一块皮肤白了，其实是有好多虫在吃。或者眼睛出了问题，其实是有好多虫在眼睛里吃着。）头部也有虫，耳朵里也有虫，鼻子里有虫，嘴唇里有虫，舌头里有虫，舌根处有虫，牙腭处有虫，手掌上有虫，手臂里有虫，咽喉上有虫，心脏里也有虫（有些心脏病是因为虫子在里面吃，这种病很难医治，可能需要把虫子排出来），肌肉里也有很多虫（有些人吃肉吃出了疾病，就是因为他吃的肉里面有虫），血里有虫，筋里有虫，脊骨里有虫，脂里有虫，胆里有虫，肺里有虫，脾里有虫（比如，小孩驱出体内的蛔虫，那算是相当大的，更多的虫体都很小。总的来说，虫太多了）。还有五百户虫子，数量众多，而且住在左边就吃左边，住在右边就吃右边。骨头里有虫，脉里也有虫，生藏里有虫，熟藏里有虫，小便处有虫，大便处有虫，大腿骨

有虫，膝盖处有虫，胳膊处有虫，脚上有虫……

这些虫子住在哪里就吃哪里，各自呈现不同的形态。

阿难，我今为汝略说。八万户虫，依止此身昼夜食啖，亦复能令气力虚羸，颜容憔悴，种种病苦皆集此身，复令其心忧悲热恼。虽有良医亦生迷惑，不知何药能治此病。谁有智者于生死海，而当爱乐如是之身。

阿难，我现在是为你简单地讲述。总的有八万户虫依附在身上昼夜不断地吃，如果虫吃得多了，人就感觉气力不够、身体虚弱，而且容颜憔悴，看起来不怎么健康，多种疾病都集在身上，使得心情也忧愁、悲伤、热恼（也就是说，除了四大不和的病，还有很多是被虫吃出来的病）。身体被八万户虫啖食不已，即使有良医也会感觉迷惑，不知道用什么药来治疗。对于如是体性的蕴身，有哪个智者在生死海中会生起爱乐呢？这完全是个苦具。

只要想到八万户虫住在体内，不断地蠕动，吃得不亦乐乎，我们还要耽著“这是我的身体、我的庄严、我的尊严，你不能动”吗？不过是自己的愚痴罢了。对因也不知、果也不知、体也不知，这些对缘起的迷惑造成了人类的愚痴，而认识缘起就是要明白因、体、果。

往往我们学习不净观、苦观等，总是会说：“你要知道种子不净、住胎不净、出胎不净，身体体性不净”等等，但

那还只是一个归纳的说法，不研究具体的经典就不会有感触。此处具体通过佛的描述就发现，的确来处不净，身体的种子是不净的，一个个变化全是不净种子在运行着……

再者，就苦来说，在身体上面出现了多少住胎、出胎的苦。此身由四大互相依持而建立，它们必须相互维持，否则就会生起四百零四种病，甚至死亡。或者体内有八万户虫，或者身体也有生存的劳累，行、住、坐、卧，每一种威仪持续久了都是苦……

出胎之后的人生实际也无不是苦，就是因为有了一个众患之本的生，为了护持它，人们要求财、要资具、要防护等等，极尽艰辛、极尽困惫去营理身体，确实麻烦。再者，过去的业缘爱和憎两种交攻，欲望庞大但又求不到，还有五蕴接连不断地炽然（五蕴炽盛苦），一刹那结束又一刹那，不断不断地连续下去。在最终死亡之前，要吃那么多饭，过那么多日子，的确极苦。

对于这个苦透了的身体，就是要从因、体、果把它整个看透彻，自己才能不被现代各种学说所迷惑，不被邪执、乐执、妄执来抢占主导的力量。一旦知道生的真相，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有多傻，特别尊重身体，一切时中总是伺候它、恭敬它，稍有违逆就起嗔，稍有优势就起骄，其实全搞错了。在这种假法上面，把八万户虫的根据地、八万户虫的老巢认为是我，把四百零四种病的发生地认为是我，把无数生存苦的来源认为是我，把业力捏出的一个假相认为是我。通过本

部《处胎经》一层层学过来，我们不难发起疑惑——“这怎么会是我呢”？所以，最后在佛陀总结的时候，只要几句话，诸多比丘马上得法眼净乃至罗汉果。

2）命浊百年维生终归老死苦

复次阿难，从初生时乃至长大，衣食资养成立此身。然其寿命或经百年，或复短促。于百年中有三百时，谓春夏冬。春为热际，夏为雨际，冬为寒际。此三时中各有四月，一年之中有十二月。于百年中千二百月，黑月白月二千四百，凡经昼夜三万六千。一日再食，七万二千，或有不食亦在其数，所谓或病或醉，或时断食，或复嗔恨睡眠调戏诸余事务及饮母乳，以此因缘名为不食。如是之身，虽寿百年必归磨灭，谁有智者于生死海而当爱乐。

接下来就讲到所历经的生存时期，首先要知道身处命浊末世，南洲寿命短暂，以百年为限度；第二要了知此身所吃的饭食数；最后要知道此身将彻底灰飞烟灭。其中，前后两段也表明，人终归是要老死的（这一段生后到死之间的经过在《阿含》当中也有类似的描述）。

从最初出生一直到长大之间，要用衣服、饮食来资养成立这个身体。（所以，人类的基本事情没有很多，其他都是些外包装，是邪谬的、虚假的“泡沫”而已，人作为有俱生

烦恼的欲界动物，饮食、男女这两件事才是最根本的。饮食维持自身的生存，男女维持家族的繁衍，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些只能说明现今是个受苦的世界罢了。）

所谓“衣食资养成立此身”，以佛直接宣说的几句话就能明白：百年三百季，一千二百月，三万六千天，吃七万二千顿饭。当然这只是计算一个概数，其他不吃的也包括在内，也就是在此期间会有一些病、醉、断食，嗔、睡、玩耍、喝奶等情况，这些不算。总而言之，合计起来差不多就有七万多顿。我们应当思维：确实生下来一个饥疮，人身就是如此，不喂它会死，喂它七万两千顿饭就叫人生意义，喂完了也保持不住，必归磨灭。这哪里是我？这样的身哪有什么可爱乐？我还要在这上面尽情地维护、尊重、执著吗？不必要。

但是我们实在感觉蕴身就是我。所以修苦谛真正的关键就是对于取蕴的自性发生厌患，它到底是怎样一种体性呢？苦性、无常性、系累性、众患之本。自从有了“生”，就会有这些；要是没有“生”，这一系列也都没有。

以此原因，我们想从“生”中脱出。修法的动机在哪里？等起在哪里？就在于脱离“生”、除掉“生”。道家也讲“欲界的身是麻烦，应当要脱离它”，但是仍不究竟。在佛法中会引导人更彻底地思维：“是不是所有的生都能除掉呢？”既然从人处胎的情形就可以观察到这个“生”不得了，我们就一定要解决。悉达多太子也是看到生老病死，才以智慧决定去离宫修行。但是我们瞎眼，还认为“人生中乍现很多风

光，这里有名有利、有富贵、有男女，又有享受、有……”再加上很多乐的颠倒观念熏来熏去的时候，整个苦的流程根本就看不清。其实，常、乐、我、净都是缘“生”而建立：常，认为生能不死；乐，认为生中有乐，认为“我们的人生多么幸福快乐”；我，认为“生”中真的有一个最大最大的我；净，认为这样的身还很清净。不仅如此，人们还专心于四倒，一心一意地“就是要这四个，哪里有错！”

按照佛法来看，人实在太愚痴，他不知道这些不是自己，而是受苦受难的载体，是自己无始以来颠倒的果报，自己被系缚其中，本来的天真佛便不显现。所以说，学道并不是去经营“生”。在思维“生”的过患以后，了解到它的本性即是如此，无法改变，我们就不应对它再起妄想，而应一心希求出离。怎样出离呢？修一种脱离“生”的方便，也就是要证悟无生。为此，需要我们如救头燃般地去修行，这也是旷劫以来最大的一种计划。

3）内外侵扰苦分二：

①略示；

②广明。

今初（略示）

复次阿难，受于此身有二种苦。云何为二？一者众病集身，

名为内苦。二者人与非人之所逼恼，名为外苦。

接着，佛又对阿难说：自从受生此身，就难免两种苦交相侵扰。哪两种苦呢？一、众病集身，叫做内苦；二、常常被人和非人所逼恼，即是外苦。

所谓“受”，是指识一旦执取少分父母精血，就会当下受胎，得成此身。由于是四大和合的体性，此身出生以后，一直到老死之间，经常都会出现四大不调，发生各种疾病，这就是众病集身的内苦。再说，蕴身到了人世间，会遇上各种关系，如果过去世曾经损害过众生，当然就会召感很多冤家的违损，包括人和非人各个方面，来讨债，来侵逼，这些都在所难免。

以下，我们就跟随本师的引导来详细认识人身的内外苦是怎样交相侵逼，从而知道做人是怎样在不断受苦。

②广明分二：

❶内众病逼切身苦；

❷外怨憎会逼恼苦。

今初（内众病逼切身苦）

何者名为众病集身？所谓眼耳鼻舌咽喉牙齿胸腹手足有诸病生。或复风痫涕唾，癫狂干消，上气肺逆，小便淋沥，疥

癞痈疽，痃癖痔瘘，恶疮脓血，煎寒壮热，种种诸病，皆集此身。复有百一心黄之病，百一风病，百一痰病，风黄痰等和合共起，复有百一。如是四百四病逼切其身，名为内苦。

怎样叫做“众病集身”呢？四大假合的身体，只要有一大增减，就会互不调和而导致在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喉咙、牙齿、胸部、腹部、手脚等身体的各个器官上产生不同的病。比如，眼瞎、耳聋、鼻塞、舌起疱、咽喉肿胀、牙痛、胸腹长瘤、手脚关节失灵等等，或者出现各种风、涎、涕、唾、癞、狂、干消，各种肺病、大小便的病、皮肤病、痔疮病、恶疮脓血病、煎寒壮热病等，都集中在这个身体上，时有发生。再者，有一百零一种心黄之病，一百零一种风病，一百零一种痰病，以及一百零一种风黄痰和合共起的病，这四百零四种病如刀子般逼切自身，叫做内苦。

《入胎经》中说：“难陀，身如痈箭，众病所成，无暂时停，念念不住，体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恒近于死，败坏之法，不可保爱”。身体就像痈箭，由诸多疾病所集成，而且没有一时停息，刹那不住。作为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败坏之法，身体恒时靠近死亡，不值得保爱。

❷外怨憎会逼恼苦

复有外苦加害此身，所谓或在牢狱，挝打楚挞，杻械枷锁

系缚诸苦，或劓耳鼻，及刖手足，斫截其头，不为诸天之所守护，即令非人诸恶鬼神夜叉罗刹而得其便，复为蚊虻蜂等毒虫之所唼食，寒热饥渴风雨并至，种种苦恼逼切其身。人中尚尔，况恶道苦，难可具说。是故当知，皆由过去诸不善业受如是报。

自从蕴身来到人间后，由于过去所造的恶业，会遇到各种冤孽聚会，包括牢狱之灾、非人损害、毒虫咬食、器界的各种寒热风雨等苦。可以说，做人的一生常常遇到怨憎会的各种逼恼之苦，或者被关在牢狱里，受到难忍的锤打、鞭抽，甚至更残酷的刑罚。或者披枷戴锁，被关在黑暗的监狱里，没有自在，常常服劳役。又有被削掉耳朵鼻子，截去手脚，砍断头颅的。再者，由于过去所造的损害业，不被诸天守护，反而使非人中的邪恶鬼神、夜叉、罗刹等趁机侵入，带来许多难以摆脱的长年困苦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有的甚至导致精神失常等。还有会受到蚊虫、黄蜂等毒虫的咬食。冬寒夏热、饥荒时节的饥渴，以及风雨不调、雷电交加等等，有各种苦恼逼切人身。做人尚且如此，何况堕入恶趣，在地狱等处，更是受到难以描述、无量苦的侵袭。其实，这些都是感受往昔造业的果报。

而且，受报从最初入胎就已经发生了，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长得端正或不端正，受苦大或小，生产容易或艰难，这些都是业在运作。出生之后，种种经历也全是业的驱使。法界即是如此不可思议，先天身心的任何一处都来自业的造作。

4）求不得及爱别离苦

若为刀杖之所加害，而造城壁及诸墙堑防卫其身，为恶风雨蚊虻蜂螫而求屋舍，为四百四病内苦外苦，而求饮食卧具医药田园，室宅金银七宝奴婢，车乘资生之具供给所须。不称其心，便生苦恼。设获珍财悭贪吝惜，常加守护，或时散失复生大苦。

如果是刀杖来加害自身，人生在世必定要保卫自己，要造一些城墙、沟壕等来防卫。或者由于有风雨、蚊虫等，也要寻求一个房屋来遮避。或者由于四百零四种病、内苦外苦，就要寻求饮食、卧具、医药、田园，房宅、金银七宝、奴仆，车辆、资生之具来供给所须。

现代人认为在这些过程中有乐，其实这些很苦。人们还想发展科技来满足心中的贪欲，殊不知贪欲是苦的根子。所以，实际上古风中有正道，自古以来认为孝顺忠义等善心是最重要的，重点不是往外在发展，因为能生存就已经够了，关键是人心如何升华。其实，根本就在于断恶修善。首先，怎样才能超出欲界？关键在离欲、清净，而不能再去膨胀贪欲。再者，怎样才能超出三界？在离欲的基础上断除烦恼或者往生净土。这就是圣道所系，不重视外在诸法，只为了生存，不得已才需要少许的衣服、饮食、房屋、医药、车乘等。如果在这些方面无限地膨胀欲望，就一定会发展成无边的苦

海。以当今来说，很多人已经是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，反而专心寻求衣食、受用、医药、车乘等，他们能不苦吗？本来寻求就很辛苦，而且一不称心又生苦恼，假使得到了珍财，又悭贪吝惜，常常守护，或者后来无常散失，还会滋生大苦。可见，人们营生活命都是苦。

取蕴身到了世上以后，先是很艰难地，一点一点随着业风长大，毕竟识已经被困在身体里面了，之后还有一世三万六千天的日子要过，在此期间要吃那么多饭，按照这一点推算，饮食就是最大的事。为了保护这个疮，需要有冬夏两季的衣服。再扩展，因为有风有雨有疲劳，就需要一个房舍、一个床铺，还要行路，就需要车乘。本来只要这些就可以，但现代人的欲望又增多，觉得这个“泡泡”身体在世上要实现意义。执为是“我”的缘故，为了营生、为了体面，人们不惜付出大量劳力，为了保护自己还要做各种保护措施等等。

人生是苦，无奈一念无明已经发展出来了一个毒疮，我们要料理它，为了料理就要有种种辛苦，哪里是乐呢？如果一直处在清净法界，哪里还会有这些事？所以应当了知，生是众患之本、众累之根。

5）五取蕴总苦

阿难，此五阴身一一威仪，行住坐卧无不皆苦。若长时行不暂休息是名为苦，住及坐卧各各长时亦复皆苦。若长时行而

得暂住，便生乐想，其实非乐。若长时住而得暂坐，若长时坐而得暂卧，妄生乐想，实无有乐。是故当知，此五阴身皆名为苦。

五阴身的一一威仪，行、住、坐、卧没有一个不是苦，都是一个肉疮在动，在变异。肉疮是怎么造就的呢？如机关木人般，一点一点形成，然后一个个骨头支起来，再加上筋、脉相连，所以，伺候这个身体也会很苦，坐久了难受，走路使关节、筋肉等频繁动转、磨损，久了自然也难受。毕竟是由业风支配而组合起来的假身体，四大缺损或稍不平衡都是苦，都会生病。身体里面还有个心，也就是受想行识，时时都有“感受上不舒服，想法如何如何，见解彼此不同，执著又不肯停歇……”受想行识样样都苦，做人能不苦吗？身体只是以因缘暂时维持，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，都不难了知它是纯苦的自性。

我们还可以发现，《四百论》中的相关内容其实是源自《处胎经》。所谓的甚深见派讲到，几乎所有的乐受都是在苦的暂息灭位妄生乐觉。佛在此处也说到：其实，这样的五蕴身都叫做苦。如上所述，我们今世的身体，哪一方面的调理不是苦？饿了，就要给这个肉疮加油加料，给它吃饭；冷或热时，这个肉疮也受不了，为了料理它，就要穿衣；或者它上面有很多孔，漏一点风进去也不得了；或者食物进去了以后，两三天不拉屎，又是排泄出问题，所以说“百年三万

六千日，不是苦中即恼中”。只要结合上述入胎的一路经过，知道它因缘生的道理，就能完全认定五阴身是苦。

（3）教诫应生厌患

如上所述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苦性，或者说“生”是苦性，对于“生”应当生起厌患。

有人可能还会问：生是苦性，这是为什么呢?

回答：既然出生了，就得料理。好比一个母亲生了一个毒瘤孩子，她就得料理它，岂不是苦? 或者生的是一个痴呆的、根缺的、全身患病的等等，必然都是大拖累。其中，“母亲”比喻我们的心识，拖累她的“孩子”就比喻我们心识造业所变现出的取蕴身。一旦出生轮回里的取蕴，就好比生出了一个疮，或者生出一个残废人、一个苦胎来。

如果一个母亲生出怪胎，就需要养它几十年，时时料理。它会忽然大叫、大哭、大闹、翻滚、生病等等，我们的身体跟这个怪胎差不多。第一、身体就是地水火风的一种假合法，当四大的成份均衡时似乎平静，然而，一旦不平衡马上就翻江倒海，出现很多的病状等；第二、怪胎还包括心识，无始以来串习了各种颠倒的烦恼心，所以它会冒出好多想法，冒出很多意见、矛盾，出现各种哭、闹等。可见，它真是个怪胎，真是苦的自性，是苦性的法。本来生成这个怪胎就非常辛苦，因为要一步步制造它。其次，怪胎出生之后，养护它

也是非常辛苦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怪胎欲望大，它求不得时，闹得又非常厉害，碰到爱的，就爱个不舍，碰到恨的，它又恨个不休……如此一来，实在是相当苦。再者，这个怪胎还要病、要老、要死……

往往，生了怪胎的父母会觉得，“这真是苦性的法，没生过的人不知道苦事有多少。就像一个毒种会出生无数个毒芽般，这个苦疙瘩一旦出生，就免不了要发生无数的苦忧。”

也就是说，无数的病苦，无数的老苦，无数的追求苦，无数的失落苦，无数的怨憎会苦、爱别离苦……实际都是应病者病、应老者老、应死者死、应别离者别离、应感伤者感伤、应失落者失落，百般的苦并非偶尔或忽然现起，全部都是必然会发生的，这就是生死相、生死性。

对于如此巨大的过患，大家都会想到：“我不要生这种怪胎，我不要生这种怪胎，生这怪胎的苦性太可怕了，据说给它的说明书都写有几万种的苦状。”

怎样才能不生这怪胎呢？要看清生的由来。一念有“我”、有“爱”，就发动了业要受生。相反，如果不想生这怪胎，那就不要“爱”。

我们应当再再思维和修习脱离生的方便。怎样脱离“生”呢？其实答案就在于切断爱，而要想遮止爱，就一定要修厌离。也就是说，受生的缘起是爱，我们要在它的缘起上用厌患来遮止。其次，爱属集谛，集谛的根是我执，我们一定要在蕴上观照无我，从根上来空掉我执。如果能空掉我执，就

能去掉“生”的因，从而不生“怪胎”。否则，生个“怪胎”实在太麻烦了。

这样的怪胎，不仅指人的“生”，从地狱一直到上界天的“生”也都是这样的怪胎，是出生无数苦的苦因，对此，的确应当生起厌患。

若复有人，或为自利，或为利他，若自他俱利，应当厌患如是诸苦，出家修学，则于涅槃解脱之法为不唐捐。若复有人，或以衣服卧具医药资生之具供养彼者，获大果报，威德名闻。

如果有人想要成办自己的利益，或者想利益众生，或者想兼利自他，那就应当厌患“生”所带来的如是无量诸苦。当已经看透生的自性后，自然厌患三有的一切生，希求出家修解脱道，彻底脱出这种“生”。假使真能一心出离、修学解脱道，他在涅槃解脱的法上就是遇而不空过，就一定能摄取到涅槃法的大利益。如果有人用衣服、卧具、医药、资生之具等来供养这样的行者，这位供养者就会得到大福报，具足威德和名闻。

“如是诸苦”，以人类而言，自从淫欲受胎，从生至死之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苦。人生的历程唯一是苦的相续，不是苦苦就是坏苦，或者行苦，一直在烦恼、业力的驱使下无有自在。由此可见，人的一生都是徒然受苦。人生尚且唯是受苦，堕入恶趣就更是无法忍受的大苦。此外，升天也只

是暂时享乐，福尽仍将堕入恶趣，那时怎么能忍呢？如是观察发现，三界纯一是苦，由此对整个生死发生厌患，不想再受身，唯一只求脱离生。

在此生死大苦海中，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世人身，应当好好考虑：我怎样做才能有实际的利益呢？如果尽此一生追求世间法，那么几乎都是在造作苦因，来世也就必定堕入三恶道。如果为了升天而出家修行，升天也只是坏苦，之后还会堕入三恶道。总之，轮回是个大苦海，而我正处在大苦难当中，只有从苦海超出才有实义。因此，即使为了自利，我也应当厌患这样的大苦而出家，一心修持解脱道。

再者，怎样做才能利益众生呢？众生也一样沉溺在此轮回大苦海中，只有让他们脱离大苦海，才算给予了他们利益。或者为了兼利自他，也只有脱离生死大苦海。不然，自己还陷在迷幻的苦流当中，哪里能利益自他？由以上的这些道理，我们“应当厌患如是诸苦，出家修学”。

要知道，出家的因就在于对苦有真实的认识，确认生的自性唯一是苦，而且是一苦连一苦，没完没了，所以不必再抱幻想。我们对于此等大苦应当深生厌患，对于此“生”应当起大厌患，为了息灭生，一定要出家，一定要昼夜修道。只有修成了出离心，修成了无我慧，才能截断“生”的大苦流，才能帮无数众生脱离苦海，或者说，才能成就圣果，一分一分地摄集真实超出生死苦海的利益，最终永得清凉，永得寂静，这才是人生的大义。

而且，这样的修行者是真正的福田。在他身上已出现乞士的行为，而不再希求世间法。他一心乞法资养慧命，整个身心的力量都放在除灭苦根烦恼以及修持无我圣道方面，人们用衣食、卧具、医药等供养他，当然就会出生极大福报。

总结

在《入胎经》中说：

此等皆是舍苦求苦，唯是苦生，唯是苦灭，诸行因缘相续而起。

在这人世间，人们都是舍一苦又求一苦，生命的历程就只是苦在生，就只是苦在灭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是苦在生，身心受逼恼是苦苦，快乐是坏苦，任何时处都是行苦；而任何事情灭去也只是苦在灭。此等由烦恼和业所支配的、所变现的法全都是苦。诸法生时是苦生，诸法灭时是苦灭，唯是苦在生灭、苦在相续而已。

这一事实从人生的八苦历程可以清楚地观察到：

自一念淫欲入胎后，识就被封裹在四大里面，从此只有受业风支配的份，一个个七天成长的过程全都是苦。舍了一苦又来一苦，所有身体的完成实际都是坏苦。不仅身体的生是苦生，等到老的时候这些还要一步步衰败，死的时候还要一步步瓦解，令人不堪忍受，这时的灭也是苦灭。而且住胎、出胎要受无数逼恼，它的完成要经过无数苦辛。这每一种苦的出现是苦生，过后就是苦灭，整个过程都是苦在相续。再者，一生百年三万六千日，想想为维持自己的肉身需要多少养料，也不难理解每一天的生存都是苦的发生。能满足它时

是坏苦，过后无法维持，又需要补充养料，就这样日复一日。总而言之，一生七万两千顿饭，表明了要维护五蕴饥疮非常艰难，都是苦的相续。

老的时候，各个根都会衰退，对各种五欲享受的希求没法满足，心上孤独、恐惧、无依无靠等等，无数的苦逼上身心，一苦接一苦。所有这一个个的事情，也只是苦在生，过后也只是苦在灭，迎来的又是一个个苦。

再说病苦。在一生当中，要使毒蛇般的四大在身体当中非常和谐地安住，其实这非常困难，所以整个身体时时都潜伏着病苦。只要四大种界有一大增减，就会发生病痛，这是苦生。之后，身体上的状况稍微好转，病痛不见，即是苦灭。等到四大又不平衡的时候，病苦就又逼切在身上，之后又会过去……，如是一苦接一苦地相续。

再者，身体既然是从父母精血和合而来，它就只是一种四大暂时维持的状况。这种情形就像四条毒蛇住在一处，时时都可能发生你咬我、我咬你的斗争。只要有一者势力增大，就会伤及其他三者。当初组成身体的时候是要四大互相依持才能建立，有地大没有水大也不行，有水大没有地大也不行，地大多了也不行等等，只有恰到好处才能组成身。然而，这样的身时时都潜伏着苦，稍有一点闪失，苦就来了。所以，这种四大暂时和合的状况唯一是苦器，唯一只见到苦在生、苦在灭。

再者，死时也全都是苦。在生时所培养出来的一切，在

死的时候就要全数瓦解。比如说，我们的五蕴身在人生场合中不断地拼搏、奔驰、运用，但是到了死时，这个怪胎身体最终躺下，一动不动的，根本起不来；一生忙着经营吃，这时眼前看到也不想再吃；在生时曾经青春年少，爱欲萌发，随后成家生子，拥有了自己的眷属，就忙着护持家庭，临死的时候眷属围绕在身边，却一个也带不去，所有这一切都将破灭；四大和合的身经过三十八周一点一点做成，长到十五六岁时，气脉增盛，意气风发，之后就以一种我执驰骋着这“气”，觉得自己有勇健、有力量，生起非常大的骄慢，然而，在临终就发现借气脉而起的这种气概全都消失了，一点都提不起来；一生经营的财富，死时连一针一线都带不走；一生所谓的名誉，死时连影子都没有……最终一刹那间四大分解，心识去往后世，就彻底失去了现世的一切。

我们要观察到，因缘所生的法是这般欺诳，一生的过程都是在舍苦求苦而已。任何现相的发生就只是苦在生，任何现相的灭亡也就只是苦在灭。

再者，人来到世间会有一种欲求。自从形成最初的身体，心注入到里面，就执为是我，之后到了这样一个幻现的世界里，开始求取名誉、声色、男女、地位等等。人心一直随着得失分别在打转，一直认为有一个我，认为我要得到什么、要达到什么，所以会一直求取。追求到的时候兴奋不已，其实是苦生；而所欲不得满足的时候，就又灰心失落、不甘心，出现极大的苦苦，这也明显是苦生。也就是说，任何求取的

过程都是苦在生、苦在灭，之后又去求取下一次新的苦，所以都是“舍苦求苦”。想想从小读书就开始求名，长大成人以后又求异性，再到三四十岁求事业、求功名，再过后求权势、求财富等等，然而这所有求的过程中，任何一者生都只是苦在生，任何一者灭也只是苦在灭。

再观察这种求取的初、中、后阶段：最初追求的时候非常苦，时时都要竞争；维持的时候非常苦，时时恐惧会失去；失败的时候又非常苦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可见，一生的求取就只是苦的相续。

再者，一生中会遇到所爱和所怨，这些也都是以业而出现，一切都是以业在运转。当遇到怨害时，自己作为凡夫没有很深厚的修行，不会想到这些事都是业缘，都是报应，也不会想到这是空性，于是，内心无法忍受，身心的各种苦都逼迫而来。如果遇到所爱，心就无法分离，时时都粘著在上面，而一旦分离，又是难忍的大苦。

也就是说，碰到可意和不可意的境界时，唯是苦生，过后也唯是苦灭。一种不合意的感受逼切在身上时，就是非常大的苦苦，一日接一日地煎熬，一个过程接一个过程地煎熬。如果觉得心满意足、终于得到了，那时就是坏苦生，因为意味着后面因缘不具备的时候，顿然就会失去，为此，内心过度思虑、愁苦，没法摆脱。所以，任何一次与所爱的相聚、任何一次获得所欲、任何一次所谓的成功全都是坏苦，每一次的发生都是苦生，每一次的灭亡都是苦灭，过后又迎来新

的苦。

总体来说，人生的过程整个就是业的幻变，且一直都是我执烦恼在运行着。因此，任何一种世间事都只是不断地受苦，且只是不断地造苦。

再者，没有办法一直维持自己假合的身心蕴体，没有办法满足这种欲望，这些必然都会坏灭。

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苦的相续，唯一是苦的历程。人生是如此，整个有情界也是如此。

如来了知，故说有情生死之法，诸行无常，非真究竟，是变坏法，不可保守，当求知足，深生厌患，勤求解脱。

由于因缘发生的这些有漏法的运行都是不断地在生起苦，任何一个可意法都没办法保持，佛了知这一点的缘故，就宣说有情生死的法，这一切诸行都是无常的（在此有漏“生”的变现当中，任何一法都持不住），都是不究竟的，都是坏灭的，都是保不住的。所以应当知足，应当把现世的追求全部退除，有少许吃的、穿的、住的就可以。此外，对这世上的一切法应当深生厌患，因为从最初受生到最后死亡之间全都是苦。对于苦不应当追求，应当厌患，应当希求从中解脱，不能再做白日梦，还以为这其中真的有乐可得。

3、按道谛分了知无我我所而契解脱道要

佛告阿难，于意云何，色是常耶？是无常耶？

佛问阿难：你怎么看？色是常还是无常呢？

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色是无常。

阿难启白佛说：世尊，色是无常的，它刹那间就灭了，而一段因缘过后，同分因缘消散，连相续也断了，所以色是无常的。任何一个色都是如此。

佛言，若无常者，为是苦耶？为非苦耶？

佛说：如果色是无常，那么它是苦吗？是非苦吗？

阿难答言，色即是苦。

阿难回答说：因为色是无常的缘故，它就是苦，全部都会败坏。

佛言，若无常苦，是败坏法，若有多闻诸圣弟子，闻是说已，执于此身如是之色，即是于我及我所不？

佛说：假使无常为苦，它是败坏的法，终究全部都一败

涂地、灰飞烟灭，落得一无所有。那多闻的圣弟子听到这个说法，还会执著这个身，像这样的无常、苦以及败坏自性的色，认为是我和我所吗?

不也世尊，色中无我亦无我所。

一旦见到它是无常的、苦的法，而且最终都败坏，它的自性就是这样，那时不会认为这是我或者我所有的。也就是，心里不会认为这样一下就灭的败坏的法里面有我，因为都没了，哪里有我呢？刹那刹那旋生旋灭的，哪里会有我呢？就像看到幻影，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的话，是不会执取为我的。再者，既然这里没有我，也不会认为是我所有法的。也就是不会以为这里存在什么我，也不会以为这是什么我所系属的法。

复次阿难，于意云何，受想行识为是常耶？是无常耶？

那么阿难，以此类观你心里怎么想，除了色以外，心法方面的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常吗？是无常吗？（也就是你平常有苦乐等的受，有各种取相的想、造作的行、了别的识，这些法是常存的？还是无常的？）

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皆是无常。

阿难回答佛说：世尊，我想这些全部是无常的。也就是，可以看到它一下起一下灭，不会常存：比如受，有时候是苦有时候是乐，因缘一换又成了苦等等；或者想，也是时而取这个相，时而取那个相，有各种各样的心想；行，也是不断地在变换，时而是这种造作，时而是那种造作，不断地在变异；识，也是不断地发生各种了别，忽起忽灭的。

所以，这里进而观察受想行识四种心法方面，幻妄内心世界的显现，没有一个是常存的。譬如到今天为止，此前的一切受想行识没有一点留下，全都消失了，所以都是坏灭无常的法。

佛言，若无常者，为是苦耶？为非苦耶？

佛说：像这样四种心法是无常的话，它是苦，还是非苦呢？（它到底是苦性的法，还是乐性的法呢？）

阿难答言，如是四阴即名为苦。

阿难回答说：像这样无常坏灭的四种蕴，就叫做苦啊。因为全数都灭尽无余，任何一个最终都败坏了，都保不住，所以是苦的。就好比我们的心情一下子变坏了，马上就现起苦来；又像我们的乐很快没有了，就会转为苦那样，无常是苦的。

佛言，若无常苦，是败坏法，若有多闻诸圣弟子闻是说已，执于此身如是四阴，即是于我及我所不？

佛说：如果证了受想行识四蕴是无常的、苦的自性，都是败坏的法，最终全都归于坏灭，没有一个能持住。那么多闻圣弟子听到这样的说法以后，还会执著这个身这样受想行识的四种蕴，是我或者我所吗？（会认为这个就是我，这就是我所有的吗？）

不也世尊，此四阴者实无有我及以我所。

不会的世尊，这四种阴（受想行识）实际上不是我，也不是我所。也就是，对于这样忽生忽灭，就像闪电一样一下起一下灭的法，不会认为是我。再者，这样没有任何主宰性的法，也不是我所拥有的一种东西，而只是因缘不断地幻生幻灭。最终可以看到它只是个法，是无常坏灭性的、是苦性的，是应该从中脱开来的，不执取为我和我所。

复次阿难，如是我者不在过去现在未来，若内若外若粗若细，若胜若劣，若近若远。彼一切法，悉亦非我及以我所。阿难当知，以如实智而观察之，诸法无我。

再者阿难，你还可以拓广开来看，这样的我不在过去、

现在、未来的法里有，也不在内法、外法、粗法、细法，胜法、劣法、近法、远法等的一切法里有。因为所有三世所摄的、内外等的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，所以是刹那无常；而且同类因缘一断的时候，相续也没有了，没有办法持住它，所以全是无常的、苦的。对于这一切应当彻底地看清楚，所有这些有为法当中都没有我，因此不要认为这是我。

再者，这里没有我，也并不是我所拥有的一种法，它只是因缘幻生幻灭的法而已，不归什么人所有。它不是主宰者，也不是属于某个主宰者。应当这样认识唯法无我。阿难要知道，你应当以如实的智慧去观察，由此彻底地定解在诸法里是没有我的。

4、约灭谛明示涅槃寂静，以起欣求之心

若有多闻诸圣弟子作是观已，便生厌离而得解脱，究竟涅槃。如是修学证此法时，生分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

如果有圣弟子做这样的不净、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的观法以后，就会生厌离而得到解脱，究竟涅槃。也就是，直接看到这个五取蕴本身，彻底就是不净的体性，是无常的、苦的自性，不会改的，这里没有清净的法、安乐的法，这里没有我和我所，这样以后就死心了。真正地如实观照认清了以

后，就从中脱离了，不再执取它（这里先是不再认为它是清净的、常存的、安乐的而发生厌患，之后再看到里面是个空的、无我的，由此而得到解脱）。

所谓“厌离”是厌患和出离的意思。“厌患”是对于缘起上的过患非常了达，知道从因到果全都是一种病态，会发生无数的苦患，这时就产生了厌心。所谓“出离”，就是要从中脱离，脱开这个苦的自性的法。这样再修无我的圣道就会得到解脱，将达到究竟涅槃（也就是，一切苦因苦果彻底息灭的寂静果位），就得到真实的安乐了。

按这样修学而证到这个法的时候，一切生的方面就全都尽了，真正涅槃的梵行就建立了，要成办的已经成办，不再受后有。从此之后，彻底地息灭了生、息灭了轮回，这就是得到了涅槃寂静的利益。

（二）明示法众所得利益

佛说是经已，尊者阿难，远尘离垢得法眼净，五百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。

三、流通分

时诸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